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憲章錄卷第二十五



浙江圖書館

憲章錄卷第二十五

正統六年辛酉
至十四年己巳

六年春正月己亥朔日食 命定西伯蔣貴為征夷

將軍總兵征麓川討思任發以太監吉祥監督軍務

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麓川本百夷僻遠不當中

國一郡時王振專政欲立功名遂大發兵十五萬轉

餉半天下命貴等征之驥奏舉廷臣隨軍贊畫太僕

少卿李蕢郎中侯璉楊寧主事蔣琳等皆在行陛辭

賜貴等金兜鍪細鎧弓矢蟒龍緋衣 侍讀劉球上

言帝王馭夷狄不窮兵於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于

定西伯蔣貴太監吉祥兵部尚書王驥玉驥征麓川討思任發

劉球諫討思任發

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深謀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爲麓川僻陋滅之不爲武釋之不爲怯至於西北諸邊宜謹烽堠脩墩堡選將帥練士卒豐糧餉備器械庶爲有備無患王振不從。贈故翰林待制王禕爲翰林學士謚忠文先是建文中嘗贈禕學士謚文節永樂初凡建文之政悉皆革去無復敢稱其贈謚者至是義烏丞劉傑復請于朝乞加卹典乃有是命。二月以僉都御史王翱鎮守陝西。大學士

楊溥乞歸省墓尋還朝 三月 夏四月 五月

六月 陳智免王文為右都御史 秋七月丙申朔

日食 八月 九月 冬十月 脩建奉天華蓋謹

身三殿及乾清坤寧二宮成 十一月 定都北京

上御奉天殿朝羣臣大赦天下 詔京師各衙門

除行在之稱永樂初議遷都設六部等衙門各稱行

在十八年定都于北除行在二字其舊在南京者加

南京二字洪熙初仁宗欲都南京北京各衙門復稱

行在至是宮殿完仍定都北京復除行在二字遂為

永制 右副都御史吳訥乞致仕許之訥蘇州常熟

正統六年定都北
京大赦

右副都御史吳訥致仕

吳訥杜門著述辭周
忱創葺

宣寧錄卷之三

人自幼力學尚義兼善醫術永樂末舉醫生至南京
仁宗監國以楊士奇薦命教功臣子弟尋拜監察御
史歷陞副都御史懇乞致仕還家杜門著述闡明理
學周忱巡撫江南見其宅隘欲爲創第于城中訥曰
訥素不愛華麗不喜城市何敢勞民傷財以重吾罪
耶忱乃止 蔣貴王驥等討麓川大破之思任發遁
去移兵討韋郎羅韋郎羅者維摩賊也驥遣偏師抵
賊境言王尚書大軍且至韋郎羅走安南傳檄入安
南追之安南人斬其首來獻 閏十一月 以李時
勉爲國子祭酒 十二月 普花可汗及也先遣人

具馬

正統
戊午

七年春正月 二月 三月 上親策會試中式舉

人一百五十人賜進士是科有所建立者呂原頊忠

程信韓雍姚夔 王驥班師還京論功封蔣貴定西

侯驥靖遠伯陞郎中侯璉為禮部右侍郎楊寧為刑

部右侍郎餘各陞賞有差 命南京造遮洋船三百

五十艘給官軍由海道運糧赴薊州諸倉 命右僉

都御史王翱提督遼東軍務時遼東守將屢失機勅

翱往督之令便宜行事翱至詰責玩寇失機故將初

欲斬之因其叩頭祈免且未受已約束姑令戴罪立

吳中以靖難功遷
尚書

功踰月躬出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築牆垣濬溝
塹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仍簡閱
戍卒措置糧餉邊用充足人樂於戰守 夏四月

五月 六月 少師工部尚書吳中卒中山東武城

人初以國子生授大寧都司經歷以靖難功累遷至

尚書封荏平伯謚榮襄 秋七月 以大理寺卿王

文爲右都御史 以兵科都給事中王永和爲工部

右侍郎永和初由教官簡任兵科時方營建諸司廨

署役繁事殷廷臣多舉永和遂超擢焉 始置戶部

太倉庫 吏部尚書郭璉罷都御史王文䟽其貪墨

太皇太后張氏崩
謚誠孝昭皇后

故罷之 以禮部左侍郎王直爲吏部尚書 八月

以僉都御史魯穆巡視江南 九月 冬十月

太皇太后張氏崩謚誠孝昭皇后 太后大漸召內

閣諸臣至榻前問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舉者楊士奇

對曰有一二事其一建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當

命史官脩其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太后頷之其二方

孝孺已誅 文皇帝詔收其片言隻字者論死乞弛

其禁文辭不係國事者聽令存之太后默然未答士

奇等即趨下叩頭稱受顧命而出 復命定西侯蔣

貴充總兵官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提督軍務征

麓川緬甸先是思任發既敗走緬甸大軍還復出爲
寇命貴驥再督諸軍往征之至雲南檄緬令縛送思
任發緬人懷詐黨惡匿思任發不遣貴等促兵攻緬
破之思任發復遁去俘其妻子旋師加貴驥歲祿各
三百石按李賢曰麓川初叛適王振操柄欲逞其
忿楊士奇等議謂遠夷不足較且爲耕守計振不從
與兵部謀王驥阿振意遂興兵驥督東南兵十五萬
給餉者倍之窮其巢穴而思任發不可得焚寨而還
殺無辜十數萬且以爲功驥封靖遠伯以次陞者萬
餘未幾寇勢復盛驥再往起兵如前東南騷擾軍民

征麓川思任發
王驥功首罪魁

正癸
統亥

疲弊殆不可言復窮其所思任發又不可得而還賞
功陞秩復半於前麓川不如中國一大縣縱得其地
與人有何利益而連歲興兵軍需所費與夫陞秩之
俸各萬萬不可勝計所得較所失誠不忍言兵連禍
結貽害生民人以驥爲功之首其實罪之魁也 十
一月 十二月

八年春正月 以王直爲吏部尚書王英爲禮部左
侍郎馬昂爲刑部右侍郎 二月 三月 夏四月

雷震奉天殿鴟吻詔求直言 侍講劉球上言十
事其一勤聖學以正心德其二親政務以總乾綱其

劉球十事疏以摠
軋綱杜下移致王
振入彭德清之語

三別賢否以親正士其四選禮臣以隆祀典其五嚴
考覈以督吏治其六慎刑罰以彰憲典其七罷營作
以蘇人勞其八定法守以杜下移其九息兵威以重
民命其十脩武備以防外患時錦衣指揮彭德清球
鄉人也往來王振門下用事公卿率趨謁而球獨不
爲禮德清銜之會球上疏乃激振曰劉球疏中總乾
綱使不下移暗指公也振大怒曰必殺之初張太
后與聞國政三楊居輔弼凡朝廷大事三楊處分數
年政治清明自太后崩楊榮卒楊士奇以子稷之故
堅卧不出惟楊溥一人當事亦年老勢孤後進皆委

兵書徐禧工侍
王佑間媚路禧年表作

靡不前。於是內閣之柄悉爲王振所攘。生殺予奪盡在其手。去大臣之不附已者。兵部尚書徐禧工部侍郎王佑皆儉邪小人。首開趨媚之路。自計效勤極盡諂媚之態。自是舉朝皆以翁父稱振。禧等又宣言於衆曰。吾輩不進見。致禮者必且得禍。衆聞之益懼。皆具金銀幣帛進見。自此遂以爲常。初惟府部院寺大臣以後百執事及在外方面皆行之。當朝覲日。郡邑庶職無不進見。有致千金者。一時以廉者爲拙。貪者爲能。被其容接者若登龍門。上下交征利如水。去隄防勢不可止矣。王佑貌美無鬚。媚事王振。振甚眷

之一日問佑曰王侍郎爾何無鬚佑對曰老爺無鬚

兒子豈敢有鬚時聞之間巷傳笑下大理少卿薛

瑄獄初王振問於楊士奇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

薦瑄時瑄為山東提學僉事乃召為大理少卿瑄至

京士奇謂瑄宜詣振謝瑄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

門邪後遇諸塗瑄復不禮振滋不悅會有武官病死

其妾有色振姪王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

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辨其冤屢駁還之都

御史王文誥事振譖之振嗾御史劾瑄受賄故出人

死罪請廷鞫竟坐瑄死罪下獄瑄怡然曰辨冤獲咎

王文誥事王振

王振嗾御史劾薛瑄故
出入人死罪

死何愧焉。在獄讀易以自娛。至復奏將決，家人乞代死。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死，除名放歸田里。南京國子祭酒陳敬宗考績至京，王振素慕敬宗名，欲致之門下。適南畿巡撫周忱時亦在京，謁振。振知忱與敬宗同年，語之以意。忱詣敬宗達之，敬宗不從曰：吾爲人師表，而可求謁中官，忱乃謂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爲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遣文綺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爲書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見。於是士夫之賢者，稱其風節云。追封元儒吳澄爲臨川郡公，從祀孔子廟庭。冊立皇

后錢氏 瓦剌太師順寧王脫歡死子也先嗣自脫

歡殺阿魯台併吞諸部勢浸強盛至也先益橫屢犯

塞北邊境自此多事矣 召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陳

鑑掌院事以左都御史王文巡撫陝西鑑蘇州吳縣

人忠厚端謹寬平簡易鎮陝十餘年雨暘時若年穀

屢登民親愛之真如父母每出行皆頂香迎候爭爲

扶輜雖禁之不息也及鑑去民多圖其像事之如神

及文代之欲懲其寬而濟之以猛民陽畏而陰實怨

之年歲洊饑邊事日擾非復昔時之氣象矣吳人稱

鑑父孟玉平居好善一夕夢神告曰吾降生爲而子

陳鑑父孟玉好善生子
大門

馬順為王振殺
劉球

以大而門遂生鑑豈因陝之異政而附會之與抑理
或然也 五月 陞王翱為副都御史仍撫遼東提
督軍務 畿內旱蝗 六月甲申朔日食 翰林侍
講劉球下錦衣獄初球以災異上疏中謂太常不可
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至是編脩董璘自陳願為太
常少卿振因誣球與璘同謀故先以言為璘地并逮
球下獄即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日
五更順攜一小校推獄門入球與董璘同卧小校前
持球球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
擅殺我小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舉

足踢倒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後空地董璘從旁匿球血裙數日密歸球家人始知球死乃以血裙爲襯歸塋小校本盧氏人與耿九疇爲鄉鄰九疇素愛其年少俊美因與往來後久不至甚訝之一日來見九疇視其貌黃瘠不類惜之曰汝無有疾乎狀貌乃頓異如此小校吐實且曰馬順將舉事之日密語吾曰今夜有事汝當早來至期令懷刃相隨迫於勢不敢不行比聞劉公忠臣吾儕小人無故作逆天理事吾殆死有餘罪矣特來別公且謝誤愛耳因慟哭悔恨不已未幾果死馬順子亦發狂疾

王振誣搆李時勉荷
枷國學門

胡儼抗立師道家
居沉潜理學充養
日粹

代球數順罪。一時謂為球所憑云。秋七月 王振

惡祭酒李時勉守正誣搆傾擠傳旨荷枷國學門諸

生石大用上章願以身代號哭奔走闕下者數千人

命釋之遂乞致仕去諸生涕泣送者塞途京師為之

罷市 八月 致仕國子祭酒胡儼卒年八十三儼

字若思南昌人洪武二十年鄉舉明年中乙榜授華

亭教諭時年尚少抗立師道以學行率諸生內艱服

闋改長垣薦知桐城入為翰林檢討直內閣歷諭德

祭酒掌翰林院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家居沉潜理學

充養日粹晚年益有得云 九月 倭寇浙東按察

正統八年 袁

楊士奇子楊稷
論斬

僉事陶成整飭海道率兵平之 冬十月 徙封鄭

靖王於懷慶 楊士奇子楊稷毆死人命數多逮繫

法司至是審實斬之士奇以疾在告御劄慰之曰卿

歷事祖宗以及朕躬啓沃彌贊勞勩寔多比卿以疾

違朕左右者數月朕心拳拳惟卿子垂家訓干國紀

朕不敢私卿其以理自處勉進藥食早圖康復以副

注望士奇感泣 十一月壬子朔日食 宣德故后

靜慈仙師胡氏卒 十二月

九年春正月 新建太學成先是太學猶因元陋吏

部主事李賢上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太學日就廢

正甲
統子

弛佛寺時復脩建舉措舛錯何以示法天下請以佛
寺之費脩舉太學以示養賢及民之意從之至是太
學成上臨視祇謁先聖行釋奠禮京師翕然快觀

二月 陞曹鼐爲翰林學士 三月 少師兵部

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年八十贈太師謚
文貞士奇平生薦達士類有古大臣之風而溺愛不
明釀成子惡耽戀榮寵老不知止君子惜之 夏四

月 命翰林學士陳循入內閣辦事 大旱遣官請

雨于嶽鎮海瀆 五月 以刑部侍郎楊寧叅贊雲

南軍務 六月 秋七月 兀良哈入寇成國公朱

勇率諸將分道出塞擊之 閏七月 浙西大水

八月 九月 冬十月丙午朔日食 十一月 十

二月

館

正統
五

十年春正月 宴天下來朝賢能官布政丁鑑等于

禮部先是刑科給事中鮑輝言天下各官來朝乞勅

吏禮二部詢訪有廉能著稱治行超卓者禮部官引

赴御前面獎勸賞吏部具錄姓名待其考滿舉薦擢

用上從之至是會舉府州縣官丁鑑等賜以勅

諭宴于禮部 按此實勸賢盛典祖宗朝間一行之

迨後遂為故事凡復任者通給勅諭無復旌別而淑

曹萬陳循馬愉苗衷
高穀直文淵閣

慝混淆矣。二月 三月 廷試舉人賜商輅周洪
謨等進士一百五十人。因得葉盛 五倫書成。夏
四月朔日食。五月 六月 秋七月 八月 九
月 冬十月 進學士曹萬吏部左侍郎陳循戶部
左侍郎馬愉禮部左侍郎苗衷兵部左侍郎高穀工
部左侍郎並兼講讀學士直文淵閣。以翰林學士
錢習禮為禮部右侍郎。命禮部侍郎王英代祀南
鎮。時浙江台寧等府久旱。民遭疾疫。故遣英齋香幣
往祀之。十一月 十二月 右都御史王文鎮守
陝西。是年刑部侍郎薛希璉巡撫保定淮安十二

部

正西
統

十一年春正月 二月 三月 太師英國公張輔

等奏議國子監聽講輔等偕侯伯二十餘人早朝畢

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典願賜假詣國子監聽講

上許之命以是月三日往祭酒李時勉命諸生講五

經各一章講畢設燕諸侯伯皆列坐惟輔與時勉抗

禮命諸生歌鹿鳴之詩薄暮始散 降巡撫河南山

西兵部侍郎于謙為大理少卿謙巡撫兩省十餘年

上章舉叅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忤王振意嗾言官

劾其擅舉自代之罪降職罷巡撫兩省之民萬餘赴

王振嗾言官劾于謙
擅舉自代之罪

楊溥卒

自三楊入閣乃無
丞相之名而有丞相
之實

闕乞留乃復命以少卿巡撫 夏四月朔日食 倭
寇浙西 五月 六月 秋七月 少師禮部尚書
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
按洪武中懲胡惟庸之專權生亂遂罷丞相而分
任六卿立定祖訓嚴爲禁革俾永不得設丞相貽謀
垂慮至深遠也內閣置大學士以備顧問官僅五品
不預政柄而遷轉屬於吏部各相黔制其防尤密自
三楊入閣乃以少師尚書兼大學士官尊於六卿而
口啣天憲自是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矣故中
外皆稱之曰宰相云 八月 吏部尚書王直侍郎

趙新曹義掌光祿寺事戶部侍郎柰亨下獄禮部侍

郎錢習禮署吏部事 九月 以鄺埜為兵部尚書

冬十月 閱武于近郊 十一月 命襄城伯李

隆帥師巡邊 十二月 書召楊寧還以侍郎侯璉叅

贊雲南軍務

正丁卯統

十二年春正月 詔選翰林院講讀以下官十人入

東閣習制誥讀中秘書與選者侍讀江淵裴綸侍講

杜寧謝璉王玉脩撰劉儼商輅編脩陳文呂原李紹

劉俊仍命侍經筵 二月 祭酒李時勉乞致仕許

之 以蕭鎡為國子祭酒 巡撫宣大都御史羅亨

信上言虜酋也先專俟釁端以圖入寇宜預於直北要害增置城衛備之議者寢不行時叅將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二丁取一爲兵又有勅令軍餘盡撥屯種量畝起科亨信奏言北虜方驕邊民疲甚加以邊地鹵薄若如所言是絕其衣食而逼其逃竄也且當今事勢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苟絕其衣食未有得其心者詔從之復于謙兵部右侍郎理部事先是謙丁父喪詔起復累疏乞終制不允遣行人汪瑛諭祭營塋事畢還朝陛見遂復前職留京既而復聞母喪朝廷以邊事方殷仍命起復三月夏

王振下張需獄

四月 閏四月 五月 進王翱爲右都御史仍提

督遼東軍務 下霸州知州張需獄謫戍邊需才長

於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洎守霸見民游食者多每里

置簿列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合種粟麥桑棗

紡績之具雞豚之數徧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簿

驗之缺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游惰者不一年俱

有恒產生理日滋蓋以生道使人其易如此後朝覲

至京遂受旌典尋畿內驛卒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

驥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于諸郡人皆便之有牧馬

者擾其民需笞之領牧者譖於王振捕之下獄筮楚

張需古循良不過

幾死竟謫戍邊 按張需之政雖古之循良不是過

也使天下之為郡縣者皆若此則海內富庶而三代

之治不難復矣有臣如需正宜如漢法褒表選為公

卿以勵其餘顧為王振摧沮其殆斯民之不幸而國

家之否運也 六月 禮部右侍郎錢習禮致仕

秋七月 河決張秋潰沙灣入海尋決滎澤入淮工

部尚書石璞治之 八月朔日食 九月 禮部侍

郎兼侍講學士馬愉卒 冬十月 浙東葉宗留反

十一月 十二月 襄城伯李隆卒

十三年春正月 二月朔日食 三月 殿試禮部

正統
戊辰

正統十三年

庚

狀元彭時不到
胡濙奏錦衣衛
尋

御史柳華編甲
防盜致有鄧茂
七之反

中式舉人岳正等一百五十人賜彭時等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岳正一甲第三又得王恕劉翊夏寅陳俊

彭時上表謝恩之夕坐以俟旦隱几不寤竟失朝

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禮書胡濙出班奏狀元彭

時不到合掌錦衣衛尋圖上是之命內閣選進士

爲庶吉士止選北方及四川人而萬安遂與其列

夏四月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僭稱閩王先是巡

閩御史柳華檄各郡縣令鄉村置隘門望樓編鄉民

爲什伍設總小甲統率之以防寇盜不從令者聽總

小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民無敢違

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爲總甲嘗佃人田例於輸租外餽田主以新米雞鴨茂七始倡其民革之又以輸租於遠者令田主自運歸不許輒送其家田主訴於縣縣逮茂七不至乃下巡檢追攝之因而殺弓兵數人縣聞於上官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鬪殺傷殆盡遂刑白馬軟血誓衆舉兵反別縣游民皆舉金鼓器械應之烏合至十餘萬人僭稱王號署官職八閩騷動詔遣都督劉聚爲總兵陳榮爲副總兵陳詔劉德新爲左右叅將僉都御史張楷監軍事討之初福建叅政宋彰交趾人結納中官侵漁銀以萬計餽送

處州葉宗雷反

王振遂陞左布政抵任計營所費驗戶科歛貧乏者

甚爲所迫不能聊生於是鄧茂七因人心搖動遂畜

異志乘縣勾攝嘯聚窮民一呼而集旦夕數萬東南

震動浙寇聞風而作若火燎原矣五月以侍郎

薛希璉巡撫福建提督軍務六月以侍郎楊寧

巡撫江西秋七月處州賊葉宗留猖獗征閩都

督陳詔遇之與戰不利敗死遣工部尚書石璞都督

徐恭督諸軍討之河決滎陽東過開封城西南經

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界入淮八月

以魏驥爲南京吏部尚書王英爲南京禮部尚書

九月 侍郎孫原貞鎮守浙江都御史軒輓爲巡

撫 冬十月 雲南思機發叛總督軍務靖遠伯王

驥總兵都督宮聚副總兵張凱田禮帥師討之 宣

府總兵楊洪破虜阿台於塞下封昌平伯尋總兵鎮

守宣府 十一月 王驥兵至金沙江思機發堅柵

以拒驥潛渡破賊柵乘勝進至孟養賊斂衆據鬼哭

山及芒崖山等寨皆攻拔之斬獲無筭思機發遁孟

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自古中國兵無渡金

沙江者至是深入夷酋皆震恐驥還詔增祿一百石

起復于謙爲兵部右侍郎 張楷分兵討浙賊葉

宗留副總兵陳榮戰歿楷進兵討閩賊 朝廷慮葉

宗留與閩寇合命御史朱英與中官分守閩浙要地

英榜諭脇從示以禍福降者甚衆以計生致賊首周

明松等數人械于慶元謀報賊衆三萬來劫明松等

中官大懼欲走英不可即誅明松等尸于市賊聞之

遁去 十二月

十四年春正月 大發兵討閩寇先是陳詔旣敗賊

勢益熾遂圍延平汀州張楷奏請益兵乃命寧陽侯

陳懋充總兵官保定伯梁瑄平江伯陳豫爲左右副

總兵都督范雄董興爲左右叅將刑部尚書金濂叅

正統
巳

贊軍務、太監曹吉祥、陳蕪、監軍、御史張海、丁瑄、紀功、大發兵討之。鄧茂七寇建寧，掌府事福建左叅政張瑛戰死。瑛初知建寧府，多善政，進叅政，仍掌府事。至是，茂七寇城，瑛憤率兵拒戰，陷陣而死。二月，鄧茂七寇延平，劉聚禦之，茂七中流矢死，賊黨推茂七兄子伯孫爲主。北虜酋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作三千人，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入寇大同。貴州苗反，總督軍務兵部侍郎侯璉副總兵都督方瑛率兵討之。彭韶曰：先是麓川之役，朝議皆以爲不可，獨王振與王驥主之，盡調

雲南貴州兵以行連兵十年陞秩萬數而夷酋終連
將士多死大軍未班列衛空虛苗獠乘間竊發攻圍
城堡於是貴州東路閉矣驥與都督官聚張軌等先
後擁歸師所至人遮泣陳苗獠之害皆曰吾征麓寇
不受命殺苗也去之苗前截後殪我軍無復紀律死
亡數萬軌等僅以身免諸城被圍歲餘乃解饑死者
太半而東南因之騷動驥輩不得辭其責矣惜哉昔
唐天寶之盛而有事雲南今我正統之盛亦以麓寇
爲意世道升降之幾無乃有數存焉吾於是不能無
感

三月

以監察御史韓雍爲右僉都御史巡撫

陶成招降葉宗留

江西先巡按江西有聲吏民奏留再巡一年回京遂有是擢時年纔二十有八民情吏治素所諳練恩威大著凡臨衆決事皆引經據律一時皆以爲不及云浙江僉事陶成招賊首葉宗留陳諫胡降之擢成按察副使時都督徐恭尚書石璞等屯師自義賊深入險阻乘間倏出官軍調集又復遠遁師老財費莫能爲計成請招諭之乃從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辭懇惻宗留等環聽竦動悔悟率其黨出降惟陶得二殺使者引餘黨遁入山中夏四月王驥擒苗虫富檻送京師伏誅尋召驥還五月

侍讀學士張益直文淵閣

湖廣苗反右都御史王

來保定伯梁瑄率兵討之

六月

丙辰南京宮殿

災是夜雷電大震風雨驟作謹身殿火起延及奉天

華蓋二殿奉天諸門皆盡燬下詔赦天下

前少保

大學士致仕黃淮卒謚文簡

秋七月

熒惑入南

斗北虜也先大舉入寇大同兵失利邊塞城堡多

陷警報時至王振不與大臣議勸駕親征百官伏闕

上章懇留不從是月十七日丙戌駕發京師命郕王

居守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等率官軍及私屬共

五十餘萬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連日風雨人情

戶書王佐竟日跪伏草中

彭德清斥振

曹萬言不可輕進

洶洶聲息愈急，駙馬都尉井源等，敗報踵至，隨駕文
臣連上章留之，振怒，悉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
糧，僵屍滿路，寇亦佯避，誘我深入，至大同，振又欲進
兵北行，朱勇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草
中，惟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
若有踈虞，陷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萬言曰：臣
子固不足惜，主上繫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
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雲如繖，罩營，雷雨大
作，人畜驚懼，振惡之。會前軍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
冕全軍覆沒，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於振，其勢決不

己巳八月壬戌土木
之變

兵書鄺莖請車駕
疾驅入關

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同副總兵郭登謂駕
宜從紫荆關入庶保無虞振不聽 八月 辛酉上
至土木壬戌我師敗績車駕北狩先數日師過雞鳴
山虜追至遣朱勇率兵五萬禦之勇無謀冒入鷄兒
嶺虜兩翼邀阻夾攻殺之始盡兵部尚書鄺莖請車
駕疾驅入關嚴兵爲殿振怒曰爾腐儒安知兵事次
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保懷
來振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虜四
面合圍渴極掘井深二丈無水虜見我營不行遣使
持書通和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往

振急傳令綴營南行未三四里虜復四面合圍

張輔鄺莖王佐曹鳳
張益死土木

振急傳令移營南行未三四里虜復四面攻圍兵士
爭先奔走行列大亂勢不能止虜騎蹂陣而入奮長
刀以砍我兵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藉
死蔽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蝟上與親兵乘
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英國公張輔尚書鄺莖王
佐學士曹鳳張益而下數百人皆死其幸免者踰山
墜谷連日饑餓僅得達關騾馬二十餘萬并衣甲器
械輜重盡爲虜人所得虜酋也先奉上居伯顏帖
木兒營伯顏亦也先弟也戊辰報至京師大震皇
太后遣使齎黃金珠玉段疋等物詣也先營請還車

正統十四年

袁

皇太后詔立見深
為皇太子

駕已巳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郕王權總萬

幾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啓事施行辛未皇太后詔

立皇長子見深為皇太子時年二歲仍命郕王為輔

代總國政撫安天下癸酉早朝九卿科道交章劾

王振擅權誤國之罪郕王諭以朝廷自有處置百官

言振罪惡滔天傾危宗社今日若不速正典刑滅其

族屬何以慰安人心因慟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衆

隨擁入太監金英傳令旨且退衆奮欲摔英英懼復

傳旨言籍沒王振等家英脫身入錦衣衛指揮馬順

從旁叱各官且去給事中王竑憤起摔馬順首曰馬

順平昔助王振爲惡禍延生靈今日至此尚不知警衆爭毆之蹴踏分裂頃刻而斃血流庭中復索掘所親信長隨王毛二人亦毆殺之都御史陳鑑奉令旨籍掘宅并其黨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至反接跽于庭衆共唾罵之衆競誼譁班行雜亂無復朝儀王亦疑懼屢起欲退還宮兵部侍郎于謙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令旨馬順罪惡應死勿論獎諭百官各歸蒞事皆拜謝而出明日移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命籍王振家振宅在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于宸居珍竒寶玉綺繡金銀凡十餘庫是日磔王

山于市，族屬無少長皆斬。皇太后命以于謙爲兵

部尚書。甲戌，虜擁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賂

至，即歸駕。都督郭登閉門不納。上傳旨曰：朕與登

有姻媿，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

敢擅啓閉。隨侍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於是廣寧

伯劉安、孫祥、霍瑄等，括公私金銀共萬餘兩，出迎駕。

旣獻，虜笑不應，竟擁駕去。初，虜來索賂，郭登曰：虜給

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劫其營，奪駕入城，此爲上策。

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餉之食，令奮前執其弓刀，因

擁駕還，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約事成高爵厚賞。

楊洪閉城不出

士皆奮躍用命已書券給之會有沮者既淹久虜驚擾而去虜擁上皇道宣府總兵楊洪閉城門不出朝廷聞之逮洪繫詔獄館上既陷虜營也先屢欲謀害一夜忽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馬虜人由是恐怖益加敬禮錦衣校尉袁彬爲虜所掠得侍上左右頗知書識字百凡警敏又有哈銘者先隨使臣吳良羈留在虜至是亦與彬同侍駕留虜庭維持調護二人之力居多又有衛士沙狐狸者亦隨上至虜中汲水取薪備極勞苦也先問之亦善於應對云庚辰皇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皇太子勿冲未能踐祚

廣州黃蕭養反

理萬幾。邠王年長，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議者亦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於是文武羣臣交章勸進，擇日行禮。懿旨命翰林脩撰商輅、彭時入內閣辦事。是日，廣州盜黃蕭養圍廣州，殺副總兵都指揮使王清，遂僭稱東陽王。蕭養者，南海冲鶴堡人，以強盜事露，禁郡獄，踰年所卧竹床，漸生竹葉，同禁者謂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設謀越獄，出凡十九人，先已潛通其黨，艤舟以待，遂遁入海。嘯聚羣盜，赴之者旬日至，萬餘人。遂攻圍郡城，官軍禦之，輒為所敗。城中困餓，死者相籍，製雲梯，呂公車衝

城幾爲所破、招誘愚民、至十餘萬、王清白高州引兵
赴援、至沙角尾、舟膠淺水、有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
逆、若避賊狀、官軍問蕭養所在、伏兵出柴中、擒清盡
殲其軍、賊擁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門降、清罵賊而死、
蕭養旣屢勝、遂僭號、改元、據五羊驛爲行宮、授僞官
百餘人、九月朔、上在虜營也、先遣使來言、欲送上
還京師、使回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二百疋、賜也
先、癸未、郕王即皇帝位、遙尊上爲太上皇帝、詔赦
天下、改明年爲景泰元年、也先復遣使致書、辭甚
悖慢、兵部尚書于謙言于帝曰、虜賊不道、氣滿志得、

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爲計。邇者各營精銳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分遣官四散召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隸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令工部齊集物料內外局厰晝夜併工。或造攻戰器具京師九門宜令都督孫鏗衛穎等統領軍士出城守護列營操練以振軍威。選給事中御史如王竑輩分投巡視勿致踈虞。徙郭外居民於城內。隨地安插毋爲虜所掠。通州壩上倉糧不可捐棄以資寇。宜令在官人員悉詣關支。准作月糧之數實爲兩得。帝皆嘉納施行之。

進陳循爲戶部尚書、高穀爲工部尚書、仍兼學士、商
輅、彭時並進侍讀、時以憂制去、擢邠府左長史、儀
銘爲禮部左侍郎、右長史、楊翥爲兵部右侍郎、審理
正、俞綱爲太僕卿、審理副、余儼遷僉都御史、伴讀、俞
山爲鴻臚寺丞、楊輿爲戶部郎中、時京師擾攘、人
心洶洶、廷臣雖職居臺諫者、亦莫敢昌言、國是長洲
練綱以鄉舉士、歷事都察院、上中興要務八條、一曰
謹天變、二曰急先務、三曰正軍法、四曰布恩澤、五曰
廣言路、六曰屏奸邪、七曰公薦舉、八曰察羣吏、援古
証今、大要謂中興與創業無異、因敗爲成、轉禍爲福、

惟在君心一轉移之間 帝命所司知之 擢兵部

郎中羅通給事中孫祥並為副都御史分守居庸紫

荊等關 給事中程信薦薛瑄為大理寺丞分守北

門 令各處招募民壯就令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

警調用民壯之設蓋肇於此云 命武清伯石亨總

京師兵馬亨先協守萬全坐不救乘輿械繫詔獄至

是使戴罪總京營兵馬 冬十月朔上皇在虜營也

先以送上皇還京為名與可汗脫脫不花入寇紫荆

關京師戒嚴先是太監喜寧原係胡種及土木之敗

降于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為彼嚮導奉上皇自

石亨戴罪總京營兵馬

紫荆關入敗我師、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死、
朝野洶洶、人無固志、太監金英召廷臣問計、侍講徐
瑄自以爲通曉天文、倡言上占天象、京師必不可守、
必須南遷、語瑣瑣不巳、英叱之、令人扶出、練綱復
上勤王急務、疏其畧曰、虜勢猖獗、非直要求金帛而
巳、未必不欲效金人以汴宋待我也、我國家國富兵
強、固非宋比、然求其人如種師道、李綱亦未多見、乞
遴選武臣、授以方畧、俟其深入、乃奮擊之、及勅邊將
勒兵內向、邀其歸路、設有倡爲和議、緩於武備、且請
南遷、以圖偷安者、即爲奸臣、宜即加誅、以爲衆戒、帝

闕悟命施行之且竒其才即授以浙江道監察御史

明日于謙上疏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

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

渡之事可鑒矣太監金英宣言於衆曰有以遷都爲

言者上命必誅之乃出榜曉諭固守之議始決

時承平日久城外壩上等處倉場芻粟以數百萬計

于謙聞虜迫于關遂分遣五城兵馬司縱火焚之一

面奏聞或謂姑待報謙曰寇在目前若少緩彼將據

之適以資其糧餉宋時牟駝岡之事可監矣衆皆是

之虜破紫荆關孫祥走死遂薄京城命于謙石亨

等率師出德勝門守禦。虜焚長陵、獻陵、景陵。虜
既抵城下，連日攻城，四散抄掠。石亨等與之戰，殺傷
相當。虜知我有備，少沮。喜寧，唼也。先遣使來議和。索
大臣出迎，駕衆知其詐，以通政司叅議王復爲禮部
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出朝。上皇復等至
虜營，見上皇及也先也。先謂爾等皆小官，可令胡
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復辭歸。上皇諭二人曰：
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虜復縱騎四面
剽掠，攻城益急。石亨折弓厲聲曰：宰臣不出計策，莫
能支矣。先是，陳循等疏請勅宣府、遼東總兵楊洪、曹

義各選勁騎與官軍夾擊至是又請勅數道諭回回
韃靼及漢人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
復致書與司禮太監興安云約誘也先入寇宜乘其
孤軍合兵勦殺詔許之所致書爲也先邏卒所獲既
而宣府遼東兵至我軍大振石亨與其從子彪及管
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鎗火箭殺傷甚衆也先宵遁
復以上皇北去脫脫不花聞之遂不敢入關亦北遁
也先出居庸伯顏帖木兒奉 上皇出紫荆關連
日雨雪乘馬踏雪而行上下艱難遇險則袁彬執控
哈銘隨之既入虜境也先來見宰馬披刀割肉燎以

釋楊洪自効

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脫脫不花遣使來獻馬議和朝廷却之胡濙王直言不花也先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間之從其言使人入見賜衣服酒饌金帛視常年有加釋楊洪于獄中使之自効洪與孫鏜范廣等率兵二萬擊餘虜于涿州紫荆等處逐至固安大捷捕虜阿歸等四十八人斬首四百八十邀還俘掠人萬計先是郭登欲率所部兵并糾集忠義入援登者鞏昌侯郭子興之孫初爲勲衛從征麓川有功擢都督僉事協守大同時我師屢衄邊陲無完地大同軍士戰沒之餘城門晝閉人心瓦解

有愛登者謂之曰事已至此柰何登曰天若祚國家必無可憂之事若胡勢莫遏吾與此城誓相存亡當不使諸君獨死也登雖處危疑而氣益壯弔死問傷親爲裹創傳藥晝夜籌慮脩城繕兵以圖後舉旣而虜侵京師登議率所部并糾集忠義從鴈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大畧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爲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內廷京兵擊于內臣兵擊于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虞首尾不救之患且曰忠誠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爲臣之節奏至賊已退優詔褒答焉尚書石璞

鎮守宣麻 都御史沈固鎮守大同 都督王通守

天壽山 僉都御史王竑守居庸城昌平 都御史

鄒來學提督京東軍務 平江伯陳豫守臨清 改

刑部侍郎江淵爲戶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

機務 擢吏部侍郎何文淵爲吏部尚書文淵初由

温州知府超陞刑部侍郎以病乞歸至是廷臣乞起

之乃召爲吏部侍郎至京遂進尚書尋加太子太保

改戶部尚書周忱爲工部尚書仍巡撫南直隸時

蘇松糧運不繼仍命忱巡撫添撥民運數百萬石承

造軍器數萬件皆麟次發運未嘗愆期 十一月

虜退京城解嚴降詔撫安天下

楊洪等班師還京

論功封洪昌平侯石亨進封武清侯加于謙少保總督軍務餘陞賞有差按李賢曰楊洪起行伍生長邊陲用詭道以立邊功歷陞將師善於劫營虜人畏之然自宣德以來胡人與中國和好厚往薄來未嘗大舉入寇其有擾邊者不過朵顏之類多不過百餘騎少或十數騎而已洪以此得立邊功大抵用譎取之及也先大舉入寇洪在宣府驚惶無措閉門不出若土木之圍洪能在後衝之必無是敗及胡人奉上皇至城下呼之亦不出救視君父之難畧不爲急

所存可知矣。後召至京師，適虜寇猖獗，人心驚疑，念以舊將遂進侯爵，亦終不能大挫賊鋒。然在邊校之諸將，紀律頗嚴，士卒用命，爲一時之巨擘。云嗚呼，由此觀之，要亦非忠勇之將也。時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兵科給事中葉盛上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郊社，何其如田野之民荼毒，何宜急遣固守。宣府居庸爲便從之。先是土木旣敗，邊城多陷，宣府孤危，旣而

寧陽侯陳懋尚
書金濂平閩賊

朝議復召宣府總兵官率兵入衛京師人心皇皇或
欲遂棄其城衆紛然就道都御史羅亨信不可仗劔
坐當門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衆始定城
中老稚懼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
以守虜知有備不敢攻北門鎖鑰賴以保全亨信之
力也寧陽侯陳懋尚書金濂等討福建盜執鄧伯
孫誅之餘黨悉平先是懋等受命南征至建寧鄧茂
七已敗死伯孫繼之勢益熾懋等乃揭榜招諭立賞
格能自相擒殺來降者與斬敵同賞於是擒斬而降
者相繼有千戶龔遂榮者入尤溪山中降其衆數千

而還賊將張留孫勇而建鳳自後七也

而還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鬪自茂七起事恒倚伏之
遂榮乃爲書遺之許其自新謀者傳致之伯孫伯孫
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遂
進兵沙縣破貢川掛口陳山諸寨伯孫就執乃分兵
解汀漳之圍入閩遂平命都督同知董興總諸道
兵討廣東盜黃蕭養以兵部侍郎孟鑑贊理軍務僉
都御史楊信民巡撫廣東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
廟老營伯顏帖木兒設帳迎駕進膳上壽虜寇遼
東提督都御史王翱等嚴兵禦之虜遁去十二月
虜寇甘州提督都御史馬昂收斂人畜悉入城堡

簡精銳選騎射躬擐甲胄出屯山隘以伺之虜聞遁
去尊皇太后孫氏爲上聖皇太后尊生母吳氏爲
皇太后冊妃汪氏爲皇后冊上皇宮嬪周氏爲貴妃
即皇太子所生母也追封英國公張輔爲定興王
謚忠烈命禮部右侍郎俞綱兼翰林學士入內閣
辦事綱無他材能以生員薦入翰林謄寫宣廟實錄
除邸府審理至是以從龍恩驟進密勿尋改爲南京
禮部侍郎令順天府所屬州縣寄養各處起解備
用馬匹照北直隸事例論糧分俵

憲章錄卷第二十五

憲章錄卷第二十六

景泰元年庚午
至三年壬申

恭仁康定景皇帝景泰元年春正月朔 上皇在虜

營寫表祝天行禮也先迎上皇幸其帳宰馬設宴

帝受朝免賀 彗星見 上皇書至索大臣來迎命

公卿集議廷臣因奏請遣官使北賀節進冬衣上謂

必能識太上皇帝者始可行羣臣懼謝罪繳納原奏

事遂寢 御史練綱上時政五事皆一時安攘之計

命下其章于所司 初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

知經筵事內閣陳循高穀同知經筵事江淵商輅及

內侍單增恃寵驕縱

侍郎儀銘俞山俞綱祭酒蕭鉉侍講學士劉鉉諭德

趙琬皆兼經筵官

內侍單增下獄時增恃寵驕縱

威勢日熾大臣有給武弁持賄賀其生日如往年王

振故事都給事中林聰合科道上疏暴其罪惡且謂

復起羣邪趨媚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乞急治之

不然必蹈覆轍帝覽疏命錦衣衛捕治尋釋之都

督汪全恃戚畹勢縱家人奪民田御史朱英等劾之

詔責全歸其田于民大學士彭時乞終繼母喪不

許忤旨去以副都御史軒輓鎮守浙江兼理鹽課

北虜入朔州大同守將郭登敗之於栲栳山初賊

入境登率兵擊其寨行七十里至水頭日

入境登率兵躡其踪行七十里至水頭日已暮休兵以覘之夜二鼓東西沙窩賊營自朔州掠圍登召將士問計或言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登曰我軍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難以自全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於是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率先諸軍繼之呼聲震山谷登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首虜二百餘奪回被擄人口牛馬弓刀器械以萬計捷聞賜勅褒美進封定襄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 閏正月 京師烈風晝晦 鎮

朔大將軍石亨都督范廣率兵出大同宣府尋召還

勅大理寺丞薛瑄總督松潘糧餉二月侍講

劉定之抗疏言人主當總攬乾綱親決政務凡政事

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近臣侍于側大臣奏

于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

懲勸君臣之間詢謀可否以求至當此前代故事祖

宗成法也遵而行之則剖決萬幾日益以熟審察百

官日益以明聖政益新天命益隆矣若乃仍如前日

無事但以奏本進入擬旨批出臣恐偏聽生奸獨任

成亂治化無由成也疏入不省以邊圉事殷今天

景泰元年生員始

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其土選事與歲貢同

景泰元年生員始
以邊事納粟工馬入
監選例與歲貢同

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其上選事例與歲貢同。自後納粟入監。此其肇端云。山西行都司天城衛令史賈斌上疏言漢桓帝權歸宦豎。唐文宗受制家奴。宋徽欽聽用閹寺。皆馴致敗亡。太上皇失位去國。亦由此輩。今皇上肇登寶位。宜法高皇帝以爲治事。無大小必悉經宸斷。閹人專備灑掃。不許竊柄。凡阿諛者必斥之。端本澄源。謹終如始。則天下一新矣。臣於歷代直諫盡忠守節之士。與恃寵宦官撮其尤者。錄成四卷。名曰忠義集。伏乞刊布。臣僚必能觀感。以興起其忠義之誠。而宦者亦不得縱其姦宄之私矣。

事下禮部尚書胡濙覆奏謂斌言雖有理然章皇帝
御製臣鑑已行頒給足爲勸戒所編不必刊布且言
斌擅自離役發回原衛斌後莫究所終按洪武中
馮堅以一典史言防制宦官事稱旨超擢僉都御史
使斌遇其時當與馮堅同陞矣胡濙乃沮格之無非
畏避宦官以爲容身之地耳豈大臣以人事君之道
哉進苗衷爲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贈前侍講
劉球爲翰林學士謚忠愍球二子長鈇次鈞皆好學
通春秋痛父死於非命嘗杜門家居養母絕意仕進
及王振馬順死球被褒贈時刑部侍郎楊寧巡撫江

劉球子孫科第相仍

西召二子慰勉之曰先公忠義顯白子可以出而仕矣乃出應舉鉞即舉是秋鄉試第一尋與兄鈇先後登進士鈇仕至叅政鉞選翰林庶吉士改御史陞浙江提學副使雲南按察使嗣世子孫科第相仍人謂天固所以報忠愍云 三月 虜分道入寇 兵部右侍郎俞綱直文淵閣書出理部事 孫原貞爲兵部右侍郎叅贊浙江總兵都督李信軍務 夏四月 叛臣喜寧伏誅寧懷二心數教也先擾邊且不欲送上皇還京上皇深惡之謂不誅寧還京未有期也寧又忌袁彬誘彬出營將殺之上皇急救之乃免及

都督董興平黃
蕭養

是彬與上皇謀遣寧傳命入京令軍士高磐與俱密書繫磐髀間令至宣府與總兵等官計擒之既至城下宣府叅將楊俊出與寧領書磐抱寧大呼俊從兵遂縛寧至京師誅之自寧既誅虜失其嚮導稍稍厭兵矣都督董興等大破廣州賊黃蕭養誅之初楊信民爲廣東叅議有惠政恩信素孚於民及爲都御史巡撫至廣州民爭歸之信民發粟賑濟民益喜賊衆日散既而信民卒興等帥兵至時天文生馮軾隨行至中道夜半聞雞鳴興問之曰此何祥也對曰雞不以時鳴由賞罰不明願公嚴軍令經清遠峽有白

李時勉卒

魚入舟中、軾曰：昔武王伐紂，有此徵，此逆賊授首之兆也。時蕭養聚船河南，千餘艘，勢甚張，衆欲請益兵。軾曰：兵貴神速，若復請兵，則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狼兵，取勝猶拉朽耳。興從之。三月初旬，夜有大星墜于河南岸。軾以所占告曰：四旬內破賊必矣。至是，興師官軍至大洲頭，與賊遇，果大破之。蕭養中流矢，被擒，伏誅。餘黨悉平。封興海寧伯。吏部侍郎何文淵請罷貴州布政司，不許。大同叅將許貴請使虜議和，不許。國子祭酒致仕李時勉卒，年七十七。謚文毅。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永樂二年進士，庶

陶成死陶得二

吉士授刑部主事召脩書進翰林侍讀十九年以言
事下獄二十一年出獄復職洪熙宣德初累上疏觸
怒下獄正統三年進學士陞祭酒觸王振怒幾不免
乞致仕平生操行脩潔嚴以持已恕以待人蓋剛方
正大之士云 五月 虜攻代州 處州賊陶得二
寇武義縣浙江按察副使陶成禦之戰死得二先已
招降既而復叛率衆來攻武義無城惟設木柵賊大
至或勸成稍卻以避其鋒成不可麾兵與戰自辰至
申俄而城中火起蓋賊有潛入城爲內應者兵遂大
潰成策馬突陣死之事聞贈左叅政諭祭配享越國

法于謙立京營團操

公胡大海廟廕其子魯爲廣東新會縣丞成廣西鬱
林人初舉鄉試告就遠方授交趾典史以有守有爲
累薦至今職立京營團操法于謙以京師兵馬分
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
每遇調遣選摘輾撥號令不同兵將不相識或至誤
事乃議揀選諸營馬步官軍一十五萬分爲十營每
營各以都督總領每五千用都指揮一員每千又用
指揮一十員把總每五百名用指揮十員分管每隊
用管隊官二員常令在營操練統體相維兵將相識
出征就令原管都督等官統領前去號令歸一行伍

王英卒謚文忠係
南禮書直諫不
為三楊所喜

不亂團營之設自此始。南京禮部尚書王英卒初
謚文安，改謚文忠。英字時彥，金谿人，平生直諫，好規
人過，不為三楊所喜。城固原。六月，薛瑄轉餉
貴州。北虜使來議和，遣禮部左侍郎李實等使虜。
先是也先以和議不成，解其知樞密院阿剌為書，遣
叅政完者脫歡齎番文赴京請和。是時韃靼政事皆
也先專之，其兵最多，脫脫不花雖為可汗，兵稍少，知
院阿剌兵又少，衆虜鼎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
多歸也先，而弊則均受。及欲和，耻屈意，而陰使阿剌
等來言，於是禮部會奏虜遣使迎復，當從。明日帝御

文華殿召文武羣臣諭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虜
絕而卿等累以爲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首對曰上
皇在虜理宜迎復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帝不
懌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爲之非出朕心于謙對
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答使盡禮紓邊患耳帝意
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羣臣出太監興安復出
傳旨言爾等固欲答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
富弼其人耶衆未答王直面發赤厲聲曰豈可如此
言今日羣臣皆朝廷人一惟朝廷是用孰敢有不行
者如是言之至再興安語塞旣而陞都給事中李實

爲禮部左侍郎羅綺爲大理右少卿充正副使以行
勅書旣下惟言報禮不及迎復實驚訝詣內閣白之
遇興安被詬曰爾奉黃紙幹事他何與焉實等遂偕
虜使北行 秋七月朔李實等起行十一日至也
先所營失八兒禿之地也先曰你每來的好我正歡
喜料得你每事務成就了若不來呵我每七月十五
日人馬到北京也明日引實等見 上皇進紵絲四
疋粳米魚肉煤炒燒酒等物實等泣下叩頭畢見上
皇所居者皮帳布幃蓆地而寢牛車一輛馬一匹以
爲移營之具上皇謂實等曰比先我來非以游畋而

出乃爲天下生靈計躬率六軍征討迤北不意被留
皆王振陳友馬清馬雲所致也及也先實有意送我
回被喜寧引路先破紫荆關搶殺人後至小黃河及
乾河屢欲送我回俱被喜寧阻住喜寧聞已凌遲處
死陳友等不要饒他因問聖母及今上安好上皇泣
然淚下旣又問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
實曰昔陛下錦衣玉食今服食粗陋乃如此因極言
王振當日寵之太過以致傾危國家而陛下有蒙塵
之禍上皇曰振未敗時無人肯言此亦朕不能燭姦
今悔何及也先宰馬置酒以宴李實實以迎駕之意

告也先也先曰大明皇帝勅書內只說講和不會說
接駕上皇帝留在這裏是一箇閑人我還你每我

千載之後只圖箇好名你每回去奏知務要差太監
一二人及大臣三五人來迎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
去呵忒輕易了你每皇帝復再三言之十四日實等
辭上皇歸也先遣其右丞把禿同赴京復遣人同
羅綺往大同調回山西大同一帶擾邊人馬時虜主
脫脫不花普化可汗亦遣其平章皮兒馬黑麻來議
和朝廷復遣右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使虜報命是
月壬子起行甲寅至懷來遇李實亦至丙辰實等至

京奏請使臣奉迎不許文武大臣上章懇請遣使亦
不許帝問李實也先講和之意虛實如何實對曰臣
入番境彼處虜人皆忻悅夾道謳歌沿途乳酪勸臣
飲之咸願和好蓋因彼處人馬相繼病死又因離家
駐邊上日久論其和意似有實情帝曰待楊善回來
再定奪八月丁卯楊善等至虜營也先見善等
至甚喜許送 上皇還京有平章昂克問有何禮物
來迎皇帝善曰太師仁義克順天道敬我君父故送
還豈爲財物乎此舉萬代瞻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
太師愛錢了也先曰都御史說的是昂克說不合理

我只圖垂名後世耳也。先復問善皇帝回去還做否？
答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換也。先曰：堯舜當初如何來？
答曰：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弟，正與堯舜一般。
明日善等見上皇于伯顏帖木兒營，又明日也。先設
筵宴，請上皇至其營，餞行。善等亦侍飲也。先曰：都御
史坐。上皇曰：太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
君臣禮也。先顧羨曰：中國好禮數。又明日，伯顏亦設
宴，與上皇餞行。又各設筵宴，與使臣送行。癸酉，上皇
駕起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顏率兵護送。乙亥
日，過野狐嶺。丙子，至萬全右衛。演武亭駐驛。丁丑，宣

千戶龔遂榮寓書
高毅謂奉迎禮當
從厚

府南城東駐驛戊寅仍駐宣府下千戶龔遂榮詔
獄時上皇已入塞朝廷猶以虜情多詐為疑禮部連
日會奏議奉迎禮未定遂榮寓書於學士高毅言奉
迎當從厚大畧謂上皇之出非游畋無益為宗社計
耳今都人一聞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上皇
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
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毅袖其書入朝以示廷
臣曰武夫尚知此禮况儒臣乎王直曰此禮失而求
之野耳胡濙欲封進庶見朝野同情以感動上心都
御史王文止之陳循見之恚甚言遂榮非分請治其

王文止胡濙封進龔遂
榮書
陳循請治遂榮罪

罪遂下錦衣衛獄尋會赦得釋 已卯上皇至懷來

將抵居庸禮部始得旨羣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

部總戎議防變方畧朝退多官集會議所王文忽厲

聲曰來孰以為來耶黠虜豈誠真彼不索金帛必索

土地有許多事在孰以為來耶衆素畏文聞此皆相

顧無復有言者胡濙獨具儀注送內閣 庚辰上皇

至唐家嶺遣使回京詔諭避位免羣臣迎丙戌百官

迎于安定門 上皇自東安門入今上迎拜上皇答

拜各述授受之意推遜良久乃送上皇至南宮陞座

羣臣就見而退大赦天下 劉定之曰聖朝承平既

庚午八月庚辰北狩
南還

久釁蘖潛滋內而姦臣播弄外而驕虜憑陵故已已
中秋之變亘古所無然尚賴天心默佑皇圖鞏固振
威以遏其侮厚德以順其化故庚午中秋之變亦亘
古所無斡旋乾坤撥亂返正何其神速也哉雖然聖
神相繼于億萬年撫念前事豈不留心于制治保邦
之良圖也 王鏊曰英廟北狩蒙塵虜人悔禍旋奉
駕歸此自古之所無也固國家國勢之強亦人事有
以中其機會是時郕王監國不欲急君邊人謝之曰
中國有主矣虜人抱空質而負不義於天下所以汲
汲來歸盖合鄭公孫申之謀也魯成公時晉人執鄭

伯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故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晉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於是諸侯伐鄭鄭伯歸按建文時節義之士相踵視死如歸至正統景泰間未五十年也土木之難未聞皎然死節如所謂南朝李侍郎者豈亦建文末年摧抑太過而士氣不無少挫邪噫此士氣之所以當培植也苗衷致仕刑部右侍郎江淵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鎮守雲南兵部侍郎侯璉進兵部尚書尋卒先是貴州饑苗叛攻圍新添平越諸衛道梗

弗通城中食且盡命璉督諸軍往征之時普定圍急
璉自雲南選善射者爲前鋒自將至普定疾戰矢下
如雨賊大敗圍解遂趨貴州副總兵田禮等以兵來
會克龍里甕城羊腸諸寨新添平越清平都勻諸圍
俱解 上嘉其功遂遷尚書又進克安莊西堡長官
司時暑雨方盛疫癘大作璉得疾舁歸普定卒 命
保定伯梁瑋右都御史王來督同叅將都督方英陳
友等征勦湖廣貴州等處苗寇先是靖遠伯王驥與
都督宮聚張軌等還自麓川即命征苗聚軌皆失利
惟驥擒其酋富檻送京師然苗勢愈熾驥亦不能

定奏言乂在南裔身染瘴毒乞還朝廷乃以珪等代之先是永樂間韃虜來降者多安置于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之際皆將乘機騷動幾至變亂至是發兵征湖貴及廣東西諸處寇盜于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于彼於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石亨楊洪率師分道出紫荆居庸巡哨大同宣府是月翰林侍講學士劉鉉主考順天府鄉試及揭曉第一人劉宣乃盧龍軍士也同事者欲更之鉉爭曰朝廷立賢無方不可乃止時論韙之九月改江淵爲戶

右侍郎進商輅翰林學士 冬十月 以王驥為

南京兵部尚書總督機務 十一月 上皇萬壽聖

節禮部尚書胡濙等請羣臣朝 帝詔免朝 南京

吏部尚書魏驥進表至京以老乞骸骨許之內閣陳

循驥考試時所取士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

于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驥不從退謂人曰渠將

朝廷事為一己私事安得善終 十二月 胡濙請

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於延安門不許 荆憲王請

朝上皇不許 陳鑑王文下獄尋釋之 南京國子

祭酒陳敬宗致仕 革提學憲臣

魏驥言陳循以朝廷事為一己私事安得善終

胡濙請百官朝上皇不許

景
泰
米

二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命右僉都御史王竑

巡撫兩淮諸郡時徐淮大饑民死相枕藉竑至畫救
荒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竑不待奏報大發
廣運倉官儲賑之近者日飼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
徙者給米以爲道食鬻子女者贖還之共用米一百
六十餘萬石全活數百萬人以空廩六十楹處流民
之病者擇醫四十人療之死者給以棺爲叢塚塋之
窮晝夜竭精慮事事躬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
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君子述其行事爲救荒錄云
勅御史練綱巡視兩淮鹽課自是權貴中鹽者斂戢

調兵部右侍郎項文曜爲吏部右侍郎文曜媚附于謙每朝待漏時必附謙耳密言及朝退亦然行坐不離時以文曜爲于謙婢妾內議患其黨比乃調文曜於吏部 令午朝翰林院先奏事時翰林學士周敘上疏曰臣職叨班行伏見永樂洪熙宣德三朝臨御大班旣退各衙門即於門上次第說事君臣相與商確政務罄盡所言人懷畏憚而事幾不泄誠密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以來王振擅權獨立在旁於是輔弼大臣及近侍官員不得召對對亦不敢盡言以釀成今日之禍宜令羣臣依舊制輪流向前說事庶得

吐露肝膽不從

按丘濬曰我祖宗以勤爲治無日

不朝而每日之間有早午晚三朝或再朝焉誠以自

古禍亂之端皆起自蒙蔽蒙蔽之由起自上下之情

不通上下之情不通起自君臣不相接見然徒接見

而不相親問答猶不見也故聖祖御製大誥首篇以

君臣同游爲開卷第一義所以示萬世聖子神孫者

至矣 二月 大理寺丞薛瑄乞致仕不允 三月

廷策舉人賜進士二百人是科鍾同馬文升余子

俊林鸚楊守陳秦紘高明後皆以功名顯 都御史

王來擒苗酋韋同烈香爐山平 夏四月 詔顏子

後裔裔希惠孟子後裔周布文並受諭林止道夏五上聖上轉上

後裔希惠孟子後裔希文並授翰林世襲五經博士
文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
嗜欲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
結民心大畧言朝政闕遺有司利病生民休戚中外
進言已詳然有關於上之身心者或畧臣以爲陛下
一身國家天下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正其本萬
事理惟陛下之心既正則國家天下之事可以次第
推行乞留中以時省覽詔付外既而給事中李侃等
以災異上疏謂李賢忠言宜賜採納乃復取奏入命
翰林繕寫置諸左右禮部尚書楊寧見其奏歎息謂

楊守陳銀豆謠

賢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下淚也時帝頗事聲色

奢侈嘗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官人及宦侍爭拾

為闕笑編脩楊守陳賦銀豆謠未及上京師傳之尚

承認出九重冶銀為豆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朱

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琅亂灑金階下

萬顆珠幾走玉盤一天兩電敲鴛瓦中官跪拾多盈

袖金襦半墮羅裳縹嬴得天顏一笑懽拜賜歸來坐

清晝聞知昨日六宮中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

競拾得羊車不至愁煙空別有銀壺薄如葉并刀剪

碎盈丹匣也隨銀豆灑金階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

見民餐木支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

銀糴操瓢畫作溝中瘠明主由來愛一頓安邦只

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糶穀百萬人

月 江淵巡視淮徐諸郡 六月朔日食 四川巡

撫李匡破草塘賊 錦衣衛指揮盧忠有罪誅之時

上皇居南京忠上變妄言帝怒殺中官元良率小僧火

上皇居南宮，忠上變，妄言帝怒，殺中官阮浪等，猶欲窮治不已。忠嘗屏人請卜者，全寅筮之，寅以大義叱之曰：「是大凶，非死不足贖忠懼。」乃佯狂爲風狀。學士商輅與司禮太監王誠等言：「盧忠是箇風子，豈可聽信他壞了大體，傷骨肉之情。」後追問忠，果謂供養真武，得其通報，以妄言伏誅。寅，山西安邑人，少瞽而性聰警，學京房易，占斷多奇中，名聞四方。正統間，客游大同。上皇旣北狩，陰遣使命鎮守太監裴當問寅，寅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壬午，浹歲而更龍變。

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辟。午火德之王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今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衝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既而也。先復入寇京師戒嚴。寅時在石亨幕下。召問休咎。寅筮之曰。無能爲也。且彼氣已驕。戰之必克。虜果敗去。踰年也。先欲奉上皇南還。時率以爲詐。獨撫寧伯朱謙上書懇請。朝廷持不敢發。寅力言于亨曰。虜人順天舉義。我中國反失奉迎之禮。獨不爲夷狄笑乎。亨遂與

于謙協議遣使虜果奉乘輿來歸。秋七月尚書石璞兼大理卿總督軍務轉餉獨石處州盜平析麗水青田二縣地置雲和宣平景寧三縣。王來率兵討貴州賊以薛瑄爲南京大理卿。八月巡撫南直隸工部尚書周忱乞致仕命戶部侍郎李敏代之。忱在南畿二十二年兩遭喪皆起復視事。忱爲人謙恭不立崖岸。謀慮深長。善採衆論。征輸皆有常度。遇屬郡有荒歉。即以便宜行事。撥餘米以補成數。凡官府織造。供應軍需。及馬草夏稅鹽鈔驛馬鋪陳歲辦該徵者。盡出於所積餘米。民賦歲輸外。再無他

役科率之擾諸郡縣學校先聖賢祠宇橋梁河道多
所脩葺濬治一切取諸餘米人爭為立生祠沒因以
祀之其後戶部言濟農餘米失於稽考奏遣曹屬盡
括餘米歸之官於是徵需雜然而逋負日多人益思
忱之功 九月 以陳文為雲南右布政使 冬十

孫原貞為兵部尚書鎮守浙江福建

文選郎中李賢為兵部侍郎

月 浙閩盜平 以孫原貞為兵部尚書鎮守浙江
福建 以文選郎中李賢為兵部右侍郎 以祭酒
蕭鏊為戶部右侍郎與禮部左侍郎王一寧俱兼翰
林學士並入內閣叅預機務 中書舍人何觀調外
任時觀辦事文淵閣奏言大臣如尚書王直胡濙等

何觀論王直胡濙老猾 正統中比目何附權效今比直濙老猾不...

何觀論王直胡濙老猾
北虜宜驅南方

毛玉奏稿謂觀誣陷
大臣擅開邊釁

正統中皆阿附權姦。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及言
北虜來朝。宜驅置于南方。下科道看議。以聞。吏科給
事中毛玉爲奏稿。謂觀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宜正觀
罪等語。同列林聰。葉盛皆勸玉易稿。不從。盛曰。朝廷
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雖罪觀。猶令我曹看議。蓋
甚盛德也。君獨不念劉球之事乎。球之死。人至今以
玉振馬順爲恨。此諸君所親見也。雷霆之下。萬一不
測。是我曹爲之。而成朝廷不容直言之名。且諸君亦
言官。獨不爲他日計乎。玉意解。乃稍易數語。奏上。詔
令錦衣衛杖觀。調外任。明日盛道遇錦衣二鎮。撫語

武臣猶知事體毛
王顧獨覘望

景王
泰甲

及杖觀事皆曰彼何可深罪杖惟具數耳是武臣猶
知事體毛玉言官顧獨覘望云十一月十二月

三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也先遣使通好固邀

我使往報言官以虜懷窺伺之心宜絕之執政謂苟
不往報恐開邊釁待講劉定之言宜遣使羈縻之使
我得以益脩內治朝廷從言官之議詔絕之令廷臣
共議備邊長策李賢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
弓馬之強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
避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
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又有取勝之道

李賢車制

則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於此。若用得其法，虜弗能當也。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窓，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腳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墜，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砲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於此。按春秋時，晉荀吳毀車崇卒，以致車戰法亡。而說者又謂漢衛青、唐哥舒翰，皆嘗用車戰以破敵，則是其法猶

鷓鴣車

未亡也。但後來用車戰者，不唯失利，且車亦牽制難行。至目爲鷓鴣車，謂其行不得也。李賢余子俊、丘濬猶陳車戰之利者，豈亦未嘗試與？二月也。先攻敗普花可汗，來獻捷。進江淵爲吏部左侍郎，蕭鎡爲戶部右侍郎。王翱爲左都御史，掌院事。詔各處見任官員有才行、政事優長，屈在下僚，及有文學才行，堪授職任之士，隱於民間，及官員罷職，委無賊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在京四品以上，在外巡撫、巡按方面，并府州縣正官舉薦赴京考用。所舉之人，後犯賊罪，連坐舉主。按當時罷職官員，唯無賊

李秉叅贊宣府軍務督邊儲請銀買牛給耕

李秉遠例加米易民

犯重情其有可用者並聽舉用自嚴氏擅權遂以考
祭中傷善類倡為不許舉用之說自是玉石不分一
犯宰臣之怒者皆禁錮終身矣 三月 有星孛於
畢 彭時復為翰林侍讀 虜寇廣寧 以右僉都
御史李秉叅贊宣府軍務總督邊儲秉既抵任請銀
三萬兩買牛給貧乏軍民耕種秋成償其價軍民樂
業邊餉充足時北虜以剽掠男婦易米朝議每大口
米一石小口米五斗虜不從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
每口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為礙例秉曰何忍使吾赤
子為夷人耶專擅之咎吾任之悉如數與之後聞帝

景泰三年

仁

葉盛協贊獨石馬營
軍務

以乘爲是。夏四月，命都督同知孫安鎮守獨石馬營等處，以都給事中葉盛爲山西右叅政，協贊軍務。先是，獨石馬營等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安，授以方畧。仍命盛贊其軍務。盛至，列其利害八條以進。次第行之。與安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完復如舊。盛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簡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於是乎取給。盛在獨石五年，邊人賴以賑給。歲亦屢登。學士商輅上

高輅言邊務

言邊務訪得口外田地極廣。因先前在京功臣等官將口外附近各城堡膏腴田地占作莊田。其諸空閑田地又被鎮守總兵叅將并都指揮等官占爲己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夫且耕且守。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皆有已行之明效。今日守邊之要莫善於此。若舍屯種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柰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事下該司議行。按王鏊曰。國家邊費最大。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趙充國留田湟中。內有亡費之

王鏊論屯田

利外有守禦之備。卒坐困西羗。唐韓重華營田之利。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歲省錢千三百萬緡。此前事之明效也。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爲不可行者何哉。鑿之。此論誠當今之急務也。帝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與太監王誠舒良謀。先啖內閣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命廷臣俱兼宮僚。王直胡濙兼太子太師。陳循高穀于謙並兼太子太傅。儀銘俞士悅楊善王文王翱何文淵並加太子太保。江淵蕭鎡王一寧並加太子少師。商輅進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滿朝感惠。遂以太子

景泰二年思明府黃瑠兄
廣西指揮黃玠請易
太子陳循半跪請王直署
名

爲可易時廣西思明府知府黃瑠庶兄黃玠以捍禦
功累官廣西都指揮使玠欲奪嫡陰謀使人殺瑠巡
撫廣西刑部侍郎李崇總兵都督僉事武毅發玠情
罪置獄當死玠知帝意欲易儲無人先發乃遣人赴
京賂用事者然後上疏請易太子下禮部會多官議
陳循等遂承上意覆奏及署名王直有難色循持筆
半跪奉直直因而署之唯給事中李侃對衆灑泣都
給事中林聰御史朱英亦言不可然皆不能出一語
爭之也聰退而語人曰唯吾抗議後聰尊顯諛者遂
附會云 五月 上皇在南宮 甲午廢上皇長子

景泰三年五月立見濟
為皇太子

生太子見濟母杭氏為
皇后廢皇后汪氏居別
宮

太監金英東宮生日
之對

皇太子為沂王出就沂邸立皇子見濟為皇太子生
母杭氏為皇后廢皇后汪氏居別宮大赦天下王直
得所賜金寶扣案頓足歎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蠻
夷耶吾輩愧死矣累疏求退李侃陞詹事府丞林聰
陞右春坊司直皆偃然受之不辭黃珖以大赦原免
復職尋陞都督武毅以事降黜李棠著致仕 先是
帝意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
也英叩頭云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帝為之默
然蓋帝所言者謂見濟英所言者謂上皇長子也與
魏徵獻陵之對相似英之賢若此陳循輩亦可以愧

死矣。按南城之錮。已昧子臧之節。易儲之舉。益滋
衿臂之謀。王直猶知愧死。而委任權力之重。如于謙
者。顧獨無一言。天順丁丑之及。恐亦不當獨罪。徐有
貞也。六月。岷莊王乞徙。封不許。召征苗總兵
官保定伯梁瑋。提督右都御史王來回京。以苗寇稍
寧故也。秋七月。命左都御史王翱總督南廣軍
務。時兩廣寇作。兩鎮將官互相觀望。故命翱總督之。
四川巡撫都御史李匡罷。命侍郎羅綺都督徐海
整飭四川軍務。太子少師王一寧卒。一寧之入閣。
以中官王誠輩嘗受業。報其私恩。遂致顯融。非士論

所與也贈禮書謚文通

命侍郎李賢姚夔副都御

史洪英等分詣兩直隸及十三省考察庶官之不職

者按李賢曰洪英儒雅君子洎往浙江考察爲被

黜者妄訴之且加謗毀朝廷不及察而罷之令致仕

二三大臣雖知其故莫能扶持朝士皆後進不知其

爲人旣去方惜之彼譎智者阿世同俗無所可否是

非而因循以致高位世顧謂之能人噫此朝廷所以

無任怨之臣而小人多致亂邦也八月熒惑晝

見九月南京兵部尚書王驥致仕閏九月

立團營冬十月命左都御史王文入內閣叅預

機務文初與中官王誠結爲兄弟謀入閣嘗私以語
高穀穀亦嘆陳循獨見寵任思有以間之乃疏請增
內閣員數且云不拘繁劇衙門詔下內閣推舉陳循
曰旣不拘繁劇衙門則法司亦可乃舉都御史蕭維
禎穀遂舉文尋改文爲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直文
淵閣 十一月己未朔日食 癸未客星見輿鬼
十二月 清理鹽法 申勅薦舉

浙

憲章錄卷第二十七

景泰四年癸酉
至五年甲戌

四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北虜也先弒其主脫

脫不花併其部落遣使入貢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

朝廷欲答詔而疑所以稱之者命羣臣議禮部郎中

章綸言可汗乃夷狄極尊之號今以稱也先則非宜

若止稱太師恐虜酋慚忿犯我邊陲宜因其部落舊

號稱為瓦剌王庶幾得體從之 吏部尚書何文淵

罷時科道交章劾文淵貪縱姦邪實跡乞治其罪詔

下文淵獄文淵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天佑下民

章綸議稱也先為
瓦剌王

何文淵自言易儲
詔

何文淵偽薦于進

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已所屬對也乃令致仕人
益鄙之按李賢曰何文淵守温州時廉靜寡欲一
郡大治召爲刑部侍郎有魏金者却之好事者爲立
却金館在刑部雖有深刻意以尚書主之弗克自遂
人亦未知其微也後以病乞歸正統末天下多事廷
臣交章薦起之召爲吏部侍郎遂進尚書其於擢用
人才之際詭譎之跡始露而臺諫公論皆不能容雖
百計固位而攻之者益衆指其姦邪暴其情狀終於
斥去其初廉於作郡者乃其干進之計也及立身一
敗雖有喬新爲之子不能蓋其愆矣可不畏哉增

定各鄉試取士額數

累朝以來漸增取士額順天應天府各一百名浙江福建皆六十

十名江西六十五名河南廣東皆五十名湖廣五十

五名山東四川皆四十五名陝西山西皆四十名廣

西三十名雲南二十名正統三年及景泰元年開科

皆不拘額數至是以天下人才彌盛始加增定順天

應天各增三十五名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廣山東

各增三十名廣東四川陝西山西廣西各增二十五

名雲南 改侍郎耿九疇為副都御史仍鎮守陝西

增十名 以陝西左布政使許資言侍郎鎮守與巡按御史不

相統攝文移輒礙故也時詔陝西市羊角為上元燈

取九疇諫止買燈

九疇上疏畧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

角製燈無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上遂

止 二月 以王翱為吏部尚書時吏書缺 上命

舉可稱任者練綱率諸御史上言左都御史王翱嚴
公峭直右副都御史年富操履端方大理寺卿薛瑄
持正不回此三人者擇而用之庶能品藻人才追蹤
王直於是召翱爲吏部尚書翱嚴加考察公銓注抑
奔競杜請託一時任使並稱得人 三月 以軒輓
爲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尋丁內艱歸 夏四月 五
月 歲星晝見 王文以憂去 六月 秋七月
召大同總兵定襄伯郭登還朝先是登上疏曰往者
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官無廉耻惟肆貪婪釀成汚濁
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

預度倘或渝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手足無措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正欲大興屯田以病召還 八月 命兵科給事中鄭林操練團營軍士林旣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黃帝破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即今之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陣爲奇兵張左右翼以

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
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
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
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是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
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入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
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太
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
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六造楯甲有九星開八門
用三奇者則又皇帝命風后爲之也蓋聖人以神道
設教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武之位而

北嶽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林時居兵科見團
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沓致死劾其操練不
如法當國者遂請以事委之林乃用此陣教閱隊伍
始整其法 命太監阮安治張秋決河道卒安交趾
人爲人清苦介潔善謀畫尤長於工作之事其脩營
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公宇皆大
著勞績平生所受賜予悉出私帑歸之官用不遺一
毫蓋中官中之不易得者 九月 王文起復 左
都御史陳鎰致仕尋卒鎰吳人先鎮守陝西十餘年
有惠政陝人尸祝之 以蕭維禎羅通爲左右都御

史 召薛瑄爲大理寺卿時有太監金英奉使至南
京還南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
於衆曰南京好官唯薛卿耳君子謂至誠動物瑄固
有之而英亦可謂公於觀入也孰謂中官盡無人哉

冬十月 以左諭德徐有貞爲右僉都御史遣治
張秋決河先是河溢滎陽自開封城北經曹濮以入
運河至兗州沙灣之東隄大洪口而決濟汶諸水皆
從之入海會通河遂淤漕運艱阻先後遣工書石璞
侍郎王朮和都御史王文相繼治之皆績弗成至是
集廷臣議于文淵閣舉可以治水者以有貞名上有

徐有貞以玉帶獻陳
循薦舉治河有功
陳循號芳洲

有貞求入閣不得
嚙陳循

貞先名理以倡南遷之議為太監金英所鄙遂累被
薦不允乃為陳循推筭星命侑以玉帶一束謁循曰
理推公命玉帶當至矣故敢以獻循納之遂教之曰
汝當更名無使內家習知庶朝廷忘前議而薦可允
也乃更名有貞至是遂舉治河有貞奉命循行度地
行水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濬漕渠凡四百餘里歷
三載始訖工有貞又求循舉入閣不得因嚙之 召
總督兩廣軍務左都御史王翱還為吏部尚書以副
都御史馬昂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時何文淵既
去朝廷以王直年老思得剛明果斷者以協助之乃

景泰四年十二月皇太子見濟卒

景泰四年

召翽 十一月 皇太子見濟卒 虜寇遼東 十

二月 瓦剌諸酋並遣人貢馬

五年春正月 上皇在內宮 遣平江侯陳豫學士

江淵撫安山東河南尋召還 積雪恒陰詔求直言

二月 會試天下舉人 三月 殿試賜進士三

百四十九人得張寧內丘濬何喬新楊瑄耿裕鄧廷

瓚皆以功名顯 夏四月朔日食 新建隆興寺成

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夙駕除道太學生濟寧楊浩上

疏言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風快觀

今又棄儒術而重佛教豈有聖明之主事夷狄之鬼

而可垂範後世者邪儀制郎中章綸亦疏言佛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尊臨非聖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實累聖德帝覽疏即日罷行先是虜也先殺其主而併其衆浩請乘虜使未還出其不意調遼東陝西諸路兵征討疏雖不行識者壯之 時又有太學生西安姚顯疏言王振竭生民膏血脩大隆興寺極爲壯麗車駕不時臨幸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之得禍若梁武帝者足爲前車之鑒請自今凡內臣脩蓋寺院悉行拆毀以備倉廩之用勿復興作萬世之法也時不能用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寺

鍾同章綸請朝南
宮復太子下獄榜掠

胡濙縮頸不敢對鍾同

二百餘區大臣諫官不言而二生言之一時名震中外
五月下禮部郎中章綸及御史鍾同于獄時
所立皇太子見濟遘疾殤鍾同手䟽請朝南宮復沂
王爲皇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廣衡止之以
諷胡濙濙縮頸不敢對曰作死作死同不聽竟上之
下禮部會多官議適章綸䟽陳脩德弭災十四事其
一謂太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
下嘗受冊封是上皇之臣也伏望時節率羣臣朝見
于南宮以敦同氣之情以隆尊崇之禮又當復汪后
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沂王於儲宮以定天下

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可致天意可回災沴可消矣時
時疏入帝覽畢大怒日已暝宮門閉乃傳旨自門
隙中出命錦衣衛即刻逮綸入獄拷訊又明日併鍾
同逮治日加榜掠流血被體逼令誣引大臣并南宮
通謀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酷濱死卒無一語他及
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乃密勅錦衣衛緩其獄令囚
禁終身時兵部觀政進士常熟楊集以書上千謙
畧曰姦人黃玠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爲脫死
之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官僚之賞而不思所以
善後乎脫章綸鍾同死杖下而公坐享崇高柰清議

進士選知州自楊
集始

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
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集爲六安州知州進士選知
州始此 時有給事中吳江徐正密請召見便殿屏
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子沂
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慮宜出沂王於所封沂州墻
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帝
怒黜爲雲南衛經歷尋謫戍鐵嶺衛 齊庶人賢赫
谷庶人賦愀移置南京浙六月 加王文少保東閣
大學士 秋七月 勅儒臣纂脩宋元綱目 復勅
禮部纂脩天下地理志禮部奏遣文學之士分詣天

禮部纂脩天下地理志禮部奏遺文學之士分詣天下蒐採 詔頒君鑒錄于羣臣吏部侍郎李賢擇其中善可爲法者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最切要者三四事集爲鑑古錄上之奏言前代聖賢之君事跡浩漫難於徧覽今特錄堯舜而下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所行之最善者數事集爲一帙臣於每段之後畧爲解說數句欲陛下易於覽而行之兼此二十二君之善而有之則功德之隆真比於堯舜而光祖宗矣帝覽此疏問中官王誠等曰此奏欲何爲誠對曰欲陛下學此數君耳乃領之 八月 九月 冬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王恕爲揚州知府 謫福建巡按

御史練綱爲邠州判官再徙甘州前衛經歷時福建
官臺山民聚爲盜綱趣兵捕其渠魁而釋其脅從於
是與諸司相忤按察使楊珏奏其縱盜當道亦多忌
綱遂致遷謫綱適遭父喪自是遂不復出矣 是年
致仕工部尚書周忱卒年七十三謚文襄忱吉水人
字暈恢弘才識通敏蒞事精勤臨民和易有善謀者
雖卑官賤吏破去崖岸開心訪納是以集衆思廣忠
益而成軍國之務或又以其未免徘徊於王振之間
短之此其苦心之所在亦未免招物議云

憲章錄卷第二十七

憲章錄卷第二十八

景泰六年乙亥至

天順元年丁丑

六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命太監班佑鎮守兩

命太監班佑鎮守西廣
太監鎮守始此

廣太監鎮守始此 總督兩廣都御史馬昂征廣東

瀧水獠賊破之時瀧水獠賊趙音旺作亂合諸山叛

獠大肆殺掠民罹其害昂乃調廣西狼兵同官軍直

抵獠巢斬獲甚衆 按瀧水羅傍獠賊自馬昂此年

征後天順初葉盛成化初韓雍復一再征之至今無

復議征者賊日益肆夫今邊臣猶議西復哈密北復

大寧東勝河套今此瀧水羅傍一帶乃郡縣內地距

瀧水羅傍獠賊

德慶州治僅隔一江去梧州總府不百里爲兩廣往來咽喉奈何坐視其暴劫吾民阻截江面爲肘腋之患而不恤綠江南岸數百里山林蒙密不敢毀傷其一草一木朝廷設重鎮置兵衛果何用也霍韜嘗謂羅傍綠水之賊爲害深矣而有司不肯議征非不能征不肯征也若調狼兵達合并官軍分爲數道一自鬱林入一自高州入一自新會入一自德慶瀧水入四面並進而梧州大兵上流振之且縱火盡赭其林木使無所蔽伏羅傍綠水之賊反掌可平也嗚呼馬昂葉盛韓雍獨何人哉 二月 三月 夏四月朔

昂葉盛韓雍獨何人哉 二月 三月 夏四月朔

日食 五月 閏五月 六月 以宋儒朱熹裔孫

挺為翰林五經博士世襲 秋七月 八月 杖南

京大理少卿廖莊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闕下先是

莊嘗上疏勸帝朝上皇及加恩沂王忤旨至是莊以

母喪赴京關給勘合陛見命錦衣衛拿在午門前着

實杖八十謫定羞驛丞并拿章綸鍾同各杖一百同

死杖下綸不死仍禁錮詔獄 九月 冬十月 十

一月 十二月

景泰
兩子

七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于謙以病在告帝遣

太監興安舒良視之謙以國家多事窮年不還私第

居止朝房留一養子自侍至是以疾在告興安舒良
奉旨更番來視見謙自奉過儉因以上聞輟尚膳醢
醬蔬菜之屬賜之駕幸萬歲山伐竹爲瀝昇謙和藥
諸臣言寵用過重興安曰謙日夜與國家分憂不問
家計朝廷正要用此等人今要再尋一箇來換于謙
恐未便得衆皆默然 兵部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
中以于謙薦陞是職未幾伺謙過誤密奏之帝任謙
方專召入以偉奏授之謙叩頭認罪帝曰吾自知卿
卿勿憾也謙出偉迎問曰今日聖諭何事謙笑曰吾
有不是處子當面言之未必不從何忍至此乃出奏

示之偉惶愧局躋無地 帝用人多密訪於干謙時
缺祭酒翰林徐有貞屬意補之以門生楊宜爲謙內
姻託爲懇請謙曲意從之因中官以達於上上宣謙
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詞華此人存
心姦邪豈堪爲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後生秀才皆
被教壞了心術謙無所對惟叩頭謝過及退汗出浹
背有貞竟不之知自是遂嚙謙矣 順天河間二府
民饑命刑部右侍郎周瑄往賑之時二府素無蓄積
又連遭大水公私皆竭瑄奏乞裁省冗官停徵糧草
免追久欠馬騾牛羊暫罷供應柴炭夫役聽民採取

皇莊湖泊之利及乞招商中納鹽糧損其斗數借水
次官倉之粟濟民凡七事行之 調工部尚書石璞

爲兵部尚書以江淵爲工部時于謙以病在告朝廷
欲得二人協掌兵部淵在內閣與同官不相能欲求
出補兵部王文與商輅密擬內批調璞於兵部而以
淵代璞淵不之知明日旨出淵大恚失望 二月

以誠意伯劉基孫祿世襲五經博士 三月 夏四

月 沙灣堤成 五月 浙震宇通志成進陳循華蓋

殿大學士高穀王文並謹身殿大學士蕭鏊戶部尚
書商輅兼太常卿倪謙呂原左右春坊大學士 以

賜陳瑛王倫舉人

王文之死陳循之成誰曰不宜

宋儒周敦頤孫冕世襲五經博士 六月 禮書胡
淡因災異乞罷不允時年八十二矣 秋七月 八
月 以徐有貞爲副都御史 賜大臣子陳瑛王倫
爲舉人舊制南北京鄉試令四方之士游太學及依
親仕宦者皆得應試至是順天府鄉試命右春坊大
學士劉儼侍講學士呂原爲考試官時內閣陳循子
瑛王文子倫入試俱不中式循等論奏儼原二人閱
卷不公許監試御史林鶚同邑林挺亦在中列且摘
策題有無正統等語以激帝怒請如洪武間罪劉三
吾等例重開科考試上令翰林院覆閱取中試卷高

高毅申救劉儼呂原

給事張寧劾陳循私子

毅懼儼等禍且不測欲爲申救早朝奏事畢出班跪稱臣高毅有言因召至榻前具白其情且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况又不安於命欲構考官可乎由是儼等得釋而英倫特旨欽賜舉人許赴會試一時異之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奏循等私其子失大臣體不當居內閣乞罷黜不報是月洗馬柯潛奉命主考應天鄉試初入境時泊舟淮安有應試生暮夜投潛潛叱之彼以重賂遺前固請潛怒命左右執付有司以法懲之六月湖廣苗叛兵部尚書石璞討之冬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削寧府護衛

天順
丑丁

王文與王誠謀取襄王
子立為東宮

惟王文之意不然

王文有異謀

蕭維禎舉筆更擇字

英宗睿皇帝天順元年春正月 景帝不豫 時儲
 嗣未定內外憂懼閣臣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
 王子立為東宮其事漸泄既而景帝病亟僉謂 上
 皇子宜復立惟王文之意不然陳循輩亦知之吏部
 侍郎李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鏊鏊曰既退矣不可再
 也文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衆
 始覺其有異謀矣十一日早文武羣臣集于左掖門
 僉奏乞蚤建元良以安人心左都御史蕭維禎舉筆
 曰更建字為擇字如何衆從之奏上不允且云待十
 七日視朝咸謂奏詞擇之一字非復立之意於是京

石亨與都督張軌張輓
左都楊善副都徐有貞
陰結中官曹吉祥蔣冕
謀迎復位

師競傳王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符取襄王世子矣石
亨知帝病甚必不起乃與掌兵都督張軌張輓左都
御史楊善副都御史徐有貞謀迎上皇復位遂陰結
中官曹吉祥蔣冕白于皇太后許焉十六日既暮軌
輓等會于有貞宅時有邊報北虜欲寇京師有貞以
爲宜乘此爲名納兵入內誰曰不可軌首肯之有貞
復升屋覽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矣將出
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滅
族之禍遂往會亨收掌門鑰開門納兵時已漏下四
鼓天色晦冥亨軌等惶惑顧謂有貞曰事當濟否有

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退遂薄南宮城毀垣壞門而入
亨等入見上皇出問曰爾等何爲俯伏合詞請陛下
即位遂共掖登輿有貞前導忽星月開朗上皇顧問
卿等爲誰各以姓名對遂升奉天殿登御座初文武
羣臣約是日入候景帝出視朝頃之南城呼譟震地
羣臣失色須臾鐘鼓大鳴上皇復位矣羣臣遂入
賀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即日詔逮于謙王文及
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下獄石亨徐
有貞等言其共謀迎立外藩故也命徐有貞以本官
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明日癸未陞有貞兵部

陳循蕭茲商輅等

下獄

尚書兼職如故、逮內閣學士陳循、蕭茲、商輅、尚書俞士悅、江淵、侍郎項文曜、王偉、古鏞、丁澄、沈敬等下獄。以其知于謙、王文等前謀，故縱也。出前禮部郎中

章綸于獄，擢爲禮部右侍郎。擢太常寺卿許彬爲

禮部左侍郎、大理寺卿薛瑄爲禮部右侍郎，並兼翰

林學士入直文淵閣，與徐有貞同視事。初，石亨輩迎

復之謀，欲邀彬預之。彬曰：「此義舉也，臣子當爲第彬

老矣，無能爲也。」乃薦有貞。亨輩遂與有貞合謀成功。

至是，亨與有貞薦彬于上前。瑄素爲衆望所歸，故並

用之。論迎復功，進封武清侯。石亨爲忠國公都督

許彬薦徐有貞于石亨，成奪門之功。

以薛瑄入閣數月，因曹石恣橫引疾去。

張軌爲太平侯張軌爲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爲興濟伯並子孫世襲軌輒皆英國公張輔弟也軌尋改名賜論隨駕功擢鎮撫哈銘百戶袁彬並爲錦衣衛指揮僉事丁亥斬于謙范廣并誅王文及太監王誠等于市初于謙等下獄徐有貞張軌楊善曰不殺謙等今日何名言官劾謙與王文等迎立外藩所司勘得金符見存禁中別無顯跡石亨等揚言雖無實跡已有此意及廷鞫徐有貞令所司痛加拷掠王文反覆力辨謙俛首不言但曰事已如此辨之何益法司成獄奏上上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衆未及

對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等於死今日之事爲無名

上意遂決謙等斬于市籍沒其家家屬戍邊陳循江

淵俞士悅項文曜俱免死戍邊蕭鎡商輅王偉等原

籍爲民王直胡濙高穀並落傳保致仕景泰特賜舉

人陳瑛王倫並除名以千戶盧旺彥敬爲錦衣衛指

揮使先一日石亨引二人侍於文華殿前上問曰此

二人者何人亨對曰臣有機密事必與二人謀他人

不知如迎請陛下復位時皆與之謀其功實多乃特

擢二人爲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報功陞職者

至四千餘人令翰林官有帶東宮官銜者俱改別

吳氏景泰生母

不忍革除景泰年号

邠王薨謚曰戾妃
嬪唐氏等俱賜殉

職以景泰易儲故也於是李紹林文黃諫俱改尚寶

卿劉定之倪謙呂原俱改通政叅議兼翰林講讀以

下官仍舊供職尋並改翰林學士以王翱掌吏部

事楊善掌禮部事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尋解部

事陳汝言為兵部尚書趙榮為工部尚書二月乙

未朔皇太后誥諭廢景泰帝仍為邠王歸西宮越

數日命邠王所立皇太后吳氏復為宣廟賢妃廢皇

后汪氏復為邠王妃欽天監奏革除景泰年號

上曰朕心有所不忍姑仍舊癸丑邠王薨於西宮

葬祭禮悉如親王謚曰戾妃嬪唐氏等俱賜殉葬

湖南諸苗平兵部尚書石璞還京總兵官南和伯方

英鎮守湖貴 贈故御史鍾同大理寺丞廕其一子

贈少監阮浪爲太監 召陝西驛丞廖莊復爲大

理少卿 以林聰爲僉都御史 調左都御史蕭維

禎於南京都察院 召巡撫陝西副都御史耿九疇

爲右都御史掌院事勅考察諸御史 召南京督儲

副都御史軒輓爲刑部尚書 詔推恩天下凡庶民

八十以上者賜冠服京師民有茹文申者年百有四

歲有司以其名上 上御便殿召見悅其狀貌與致

辭賜冠服帶履命順天府設燕又命吏部尚書姚夔

徐有徵自署掌文淵閣

以下造其第致賀 按崔銑曰三代之禮以養老莫

善於燕以養義莫善於享夫養老者養體也民見之

而知加愛養義者養賢也民見之而知加敬 英宗

其能兼之與嗟乎上敬老則天下莫敢遺年孝弟興

而頌聲作矣 會試天下貢士以內閣學士薛瑄侍

講學士呂原為考試官 三月 殿試賜黎淳等進

士二百九十四人內楊繼宗彭韶後有令聞 夏四

月 復立元子為皇太子 封徐有貞為武功伯兼

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按詞林記曰掌文淵

閣事有貞所自署也。閣在御府大內。非臣所可掌。矧

非軍功冒進封爵。識者固占知其不終矣。命吏部

右侍郎李賢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典機務尋進吏

部尚書兼職仍舊。械前給事中徐正盧忠高平至

京磔誅之。以其在景泰中嘗行離間也。前吏部尚

書致仕何文淵卒。先是景泰易儲之詔既下文淵嘗

告人曰。詔語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吾

所屬對也。既歸鄉里。又屢以告郡邑親識。人皆知之。

及上復位。鄉人固虞文淵必及禍。一日訛傳陳都御

史將至。人皆驚疑。文淵遂自縊死。時同鄉侍郎揭稽

謫官家居。與文淵子喬新構怨。奏文淵之死實諸子

石彪奏害年富

逼以脫禍喬新亦奏稽巡撫廣東時嘗薦黃玠及代
玠草易儲之疏俱命官校逮至京鞫之迹涉已往俱
釋之逮巡撫大同副都御史年富下獄尋令致仕
時富被叅將石彪奏害自大同逮繫至京上問李
賢曰年富何如賢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上
曰此必石彪憚富不得遂其私耳賢曰陛下明見真
得其情遣官體勘無實狀富遂致仕歸彪亨姪也亨
因此與張輓等固請盡罷各邊各省巡撫及提督軍
務等官請漕運副都御史王竑爲浙江右叅政尋
除名爲民安置江夏皆石亨輩所惡也吏部尚書

王翺以年老乞致仕李賢言於上曰翺廉謹老成雖老精力未衰乃留之命景泰汪妃出居舊王府先

是郝王卒上欲令汪妃殉李賢奏曰汪妃雖立爲

后即遭幽廢若令殉情所不堪况兩幼女無依尤可

矜憫上惻然曰卿言是令妃遷居外王府原侍宮人

悉隨之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令由是母子保全

竟獲考終山東荐饑發內帑銀三萬兩賑濟有司

奏請增給上召徐有貞李賢問曰可從否賢對曰

可有貞怫然曰不可發銀賑民里胥滋弊民無實惠

賢曰雖有此弊民方待哺不可不救也遂增銀四萬

兩有貞退而不樂蓋其意不諭可否惟次事之出入

兩有貞退而不樂。蓋其意不論可否。惟欲事之出於已也。後上亦覺有貞之非。嘗謂賢曰。增銀賑民。有貞不然。卿言其謬如此。調禮部右侍郎章綸于南京。禮部以與石亨楊善不協。數短于上。故也。襄王瞻墻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皇太后。乞命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郅王盡心輔政。章上時。景泰立已八日矣。至是得䟽于宮中。上覽之。感歎。手詔取王入朝。禮待甚隆。諸王自谷府以後。不許入朝。至是始一行之。按黃瑜曰。天順初。于謙王文以謀迎立襄世子被誅。

及襄王來朝。上禮待甚隆。其後世子竟嗣王位。始終親睦無間。然則迎立之謀。其實未發。蓋可知矣。謙等之死。亨軌實爲之。上之盛德。曷嘗少累哉。或謂上北狩時。宜奉太子居攝。惜謙等見不及此。識者謂謙非見不及此。蓋特以祖宗之社稷爲重。若太子居攝。則唯父爲重。天下爲輕。而天理至情。必圖迎復。則虜將以上皇爲重質。豈有屢足。宋徽宗之事。可鑒也。故遂立邴王。是不以金注。而以瓦注。竟致社稷獲安。而上皇之得以復辟者。蓋寔權輿於是也。但易儲一節。謙無一言以捄正之。難乎免於責備者之議矣。追

于謙易儲無言

塑王振象於智化寺
賜額旌忠

復王振官立祠祀之。正統中張太后既崩，振益恣肆，作大第于皇城東。又明年作智化寺于宅左，以祝釐及土木之難，言官劾其擅權誤國，或有謂今陷虜中，反為虜用者，振族黨並坐誅夷，第宅沒官，改為京衛武學。至是，振黨以聞，上大怒曰：振為虜所殺，朕親見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詔復振原官，刻木為振形，招魂以葬，塑像於智化寺，祀之。勅賜祠額曰旌忠。以僧照勝奉其香火，時謂多難興邦，殷憂啓聖，帝在虜營，言及王振，悔恨無及矣。振就死虜中，亦不足以贖誤國之罪。乃復有此何哉。五月，進許彬、薛瑄。

禮部左侍郎

六月

逮十三道御史張鵬楊瑄周

斌等下詔獄復逮都御史耿九疇羅綺內閣徐有貞

李賢皆下獄降謫有差時石亨曹吉祥等恃功恣橫

御史楊瑄自河間印馬還京劾奏亨吉祥家人占奪

民田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

上謂有貞及賢曰御

史敢言如此實為難得命吏部記之將以大任也既

而慧孛連見亨吉祥勢益張於是十三道御史張鵬

等將並糾亨不法兵科都給事中王鉉知之潛以告

亨亨疑有貞與賢主使乃與吉祥合謀入譖遂同泣

於上前訴其迎駕奪門之功有貞等欲加排陷悲哭

不已。且言鵬乃已誅姦臣內官張永從子。故結黨誣
臣。及疏入。上震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誦彈章。而
歷詰之。有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明甚。
上意已主先入之譖。竟莫能回。悉收鵬璫。并各御史
下錦衣衛獄。嚴刑拷訊。究主使之。人王鉉及錦衣衛
官。劾奏耿九疇羅綺。諷使爲此。併執鞫之。謂其阿附
有貞及賢。遂併下有貞賢于獄。是時士大夫莫不驚
懼。方喜上嘉御史敢言。以爲朝廷清正可卜。不料如
此。是日忽雷雹大作。大風拔木。走正陽門下馬牌子
郊外。京師震恐。於是獄皆從減。翌日赦有貞等出獄。

降有貞賢綺皆布政司叅政九疇布政瑄鵬等俱謫
戍遼東鐵嶺衛。上亦心知亨吉祥輩之非，但以初
復位，亨等自以爲功，日在左右，只得徇從。旣而日近
日主張行事，皆是徐有貞一人。李賢在朕前，未嘗有
妄言。今與有貞同謫，於心不堪。即召王翱曰：李賢不
可放去，還欲用之。遂轉吏部左侍郎。李賢曰：上之
復位，天下人心無不懽戴。若無亨輩攪擾，左右前後
皆得正人，三代可復。不幸遇亨輩讒言一入，未能遽
解數年之久，言路猶塞。所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可
不戒哉。內閣學士薛瑄致仕。瑄見曹石恣橫日甚。

石亨偽作謗疏假
李秉彝名

遂引疾去。命通參兼侍講呂原贊善脩撰岳正並直文淵閣。秋七月初六日承天門災詔大赦天下。復下徐有貞獄。先是有貞既降廣東參政石亨輩猶慮其復起必欲殺之令人偽作奏疏毀謗朝政假養病給事中李秉彝名上之命逮秉彝拷訊至死不承緝捕匿名者甚急亨等因譖有貞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爲此而滅其迹上遂遣官校捕有貞于途收士權等俱下錦衣衛獄時掌衛都指揮門達陳諸刑具于庭拷掠瀕死者數四十權終無所言乃摘有貞武功伯誥券中有續禹神功之語出有貞自撰實謀作

逆故出語不臣。士權始大呼曰：豈有自撰誥券露其逆謀之理耶？門達不能拆會承天門災肆赦，刑部侍郎劉廣衡等猶劾奏有貞詐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治水希蹤神禹，敢以定策貪冒天功，大不敬，無人臣禮，當斬。上以有貞犯在赦前，得釋，編發金齒爲民士。權秦州人，博極羣書，有氣節。寓京師，教授，多與學士先生游，與有貞尤厚。故亨輩擠之，使士權稍怵于威，則有貞不免矣。有貞出獄，感其義，以女許婚其子。旣而曹石敗，有貞自金齒歸，負盟。士權亦無言。時論皆重士權之義，而薄有貞云。按廖道南曰：予觀吳

徐有貞負馬士權婚盟

志謂徐有貞短小精悍。其學自兵法河渠陰陽方術。無不通貫。然而心術險賊。急嗜功利。首倡南遷。繼謀奪明。比昵姦回。屠戮忠勳。金齒之行。亦天道也夫。時緝捕匿名毀謗朝政者未獲。石亨勸上出榜募能告捕者。賞以三品職。上令內閣撰榜格。呂原岳正見上曰。爲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昔堯設建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護短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國。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爲法。以秦爲戒。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

刑部尚書軒輓致任

內臣武臣權重

岳正漏言

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輓晦，不如勿究。時曹吉祥在旁，請究甚力。上徐謂曰：「正等言是也。」刑部尚書軒

輓致仕。輓以亨吉祥恣橫侵官，稱疾懇乞致仕。陛辭上勞之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耶？」輓頓首。又問年未老，再可用乎？輓頓首以疾告。上知不可強，賜白金綵幣遣之。謫贊善岳正。初，正入直

文淵閣。上嘗召問曰：「卿何以輔朕？」正曰：「今內臣武臣權重，上頷之曰：『已諭。』」正退，告曹欽、石彪，令謝兵歸第。不然，上將有疑心。欽、彪走告曹吉祥，吉祥詣上垂泣，免冠請死，具道所由。上曰：「無之，乃召正責其漏言。」

岳正草罪已詔以
謗訕被謫

張鵬楊瑄赦還不謝
曹石復謫戍

言正曰固也。臣觀二家必有背叛之滅。即今無可按
之誅。臣欲全君臣共難之情。故令早自爲計。上不悅
會承天門災。上命正草罪已詔。歷陳姦邪蒙蔽。詞極
切直。石亨輩大怒。遂指爲謗訕。內批謫廣東欽州同
知。有士人告之曰。公犯孔子未信而諫之戒矣。正曰。
簡用置左右。責任甚至。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
則恐未然也。調許彬南京禮部左侍郎。尋出爲陝
西參政。復謫前御史張鵬楊瑄戍廣西南丹。衛先
是鵬瑄謫戍遼東鐵嶺衛。未至。道遇赦還。或謂宜詣
曹石謝。庶免後禍。鵬瑄不從。復謫戍南丹。進李賢

石亨薦其私人盧彬王謙入閣不聽

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文淵閣辦事初石亨怙寵專恣官軍守諸關者悉放歸以市恩徐有貞李賢許彬薛瑄在內閣以為言上重違亨意別選兵以戍之由是亨惡有貞等皆被讒斥薦其私人叅議盧彬太常少卿王謙入閣上不聽與王翱謀仍復賢內閣八月革定襄伯郭登爵謫居甘州初上陷虜時也先以復駕為名徑逼京師于謙使人謂之曰賴宗廟社稷之靈中國有君矣駕可勿復及至大同郭登言亦如之上啣之故謫逮岳正繫詔獄謫戍肅州正既降欽州同知道灤縣以母老留閤月兵書

陳汝言希曹石意
嗾邏者以私事中岳
正逮獄

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復希曹石意。嗾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錦衣衛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千戶所。九月朔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彭時復入內閣參預機務。時景泰初召入內閣辦事。既而以憂制去。起復不預閣事。至是上御文華殿。召入見。諭以擢用之意。命中官送赴文淵閣治事。勅左順門閹者。今後非有宣召。總兵官不許擅入。時石亨張軌輦。每朝退。頻入見。出則張大其言。使人畏其勢而趨附之。上厭之。召李賢謂曰。先生有文書整理。每日當來。若其餘總兵等官。無事不必來。蓋

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避，必待宣召然後往。上覺其意，故召諭之。擢御史林鶚為鎮江知府，河東運司判

官楊浩為順德知府。時館上勵精求治，命吏部選內

外臣僚為郡守。陛辭日，召至文華殿，親賜戒諭，燕勞

及給鈔為道里費。冬十月，遣行人曹隆齎勅幣

聘江西處士吳與弼。時石亨用事，邀名飾過，其門客

謝昭倣張翥教蔡京招楊時故事，勸以薦士。亨從之。

因見李賢，說山林隱士有撫州吳與弼者，乃司業吳

濬之子，以學行名天下。亨慨然代為草奏，上之。上

召賢問曰：吳與弼如何？賢承亨意對曰：與弼儒者之

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陛下
下行此一事實本朝盛舉上遂命行人聘之 時虜
酋字來近邊打圍傳聞寶璽在其處石亨欲領兵巡
邊乘機取之 上召李賢問之賢對曰景泰以來連
年水旱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陛下初復位正宜
與之休息况胡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
之恐不可若寶璽乃秦始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
物不足為寶上然之乃罷巡邊 十一月 陳汝言
下獄死籍其家時科道交章劾汝言怙勢亂法贓賄
狼籍先是于謙被籍自朝廷所賜外無他物至是所

司陳所籍汝言家財物于大內廡下。上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任于謙，義籍沒無餘物，汝言未暮何得賂之多若是邪？時上怒甚，色變。石亨等皆俛首，自是上漸悟謙冤而惡亨等矣。初于謙等之死，皇太后不及知，後始知之，乃爲上備言于謙匡濟多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上始疑之。事定日久，察迎立事無狀，每詰石亨、張軼、曹吉祥等，迎立外藩之故，皆對曰：臣亦不知，乃徐有貞等向臣言耳。於是上深斲亨輩，待時而發。有貞有金齒之行，而亨輩俱不免者，皆由於此。

十二月

進彭時、呂原兼翰林學士。

太平侯張

賜卒，賜初名軌，先是景泰初，賜自貴州正苗召寇于

張軌即張賜途遇
范廣歸發病死

賜卒賜初名軌先是景泰初賜自貴州征苗召還于
謙劾其失機不可用景帝宥之自是賜與石亨皆恨
謙既奪門復辟首謀殺謙以謙信任范廣併誣殺之
廣既死賜一日遇諸途為拱揖狀左右問之曰范廣
過也歸家發病死遣中官送先師孔子并四配飾
金銅像置文淵閣

浙江圖

憲章錄卷第二十九

天順二年戊寅
至六年壬午

二年春正月 郊天後 上顧謂李賢曰 朕居南宮七
年 危疑之際 實賴太后保護 罔極之恩 欲報無由 可
倣前代 尊上徽號 如何 賢曰 陛下舉此 可謂孝矣 於
是命擬徽號 賢定四字 曰 聖烈慈壽 詔示天下 復加
贈太后兄弟五人 長孫繼宗 廕會昌侯 次皆都督 子
孫數十人 皆爵祿之 又有爲其宗親 求恩澤者 上謂
賢曰 外戚孫氏一門 亦足矣 太后之心 正不以此爲
慰 比者 授其子弟官時 請於太后 數次方允 且不樂

孫太后不樂子
濫受祿秩

者累日。曰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祿秩如此。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不能捄。今若聞求恩澤。必大怒矣。賢曰。此太后盛德。因問祖宗以來。外戚不預政。繼宗爲侯。太后知乎。上曰。太后正不樂此。初爲內庭近侍。或以關防之說。至今猶悔。曰。侯爲人淳謹。不妨。但後不可爲例耳。上曰。然。禮部請皇太子出閣讀書。上召李賢等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往居武英殿。但早晚朝太后不便。姑以左廊居。太子卿可定擬。講讀等官。且曰。先讀何書。賢對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宜先大學。尚書。上曰。書經有難讀者。賢曰。

次第講讀宜先大學尚書上曰書曾經有難讀者賢曰

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
讀 以左都御史馬昂為兵部尚書 勅今後僧徒
每十年一度景泰間太監興安崇信釋教每三年度
僧數萬至是又如期天下僧徒復集京師 上謂李
賢曰僧徒豈可如此汎濫賢曰陛下明見最是宜禁
止之遂出榜曉諭今後十年一度擅自披剃者俱令
還俗違者發邊衛充軍度者俱令照定額考送於是
僧徒散去 勅內閣翰林脩大明一統志先是永樂
中令夏原吉楊榮等纂脩天下郡縣志未成景泰中
重脩寰宇通志僅成未刻而 上復位遂命李賢等

永樂夏原吉楊榮
脩天下郡縣志未成景
泰中脩寰宇通志未
刻今天順二年脩大明
一統志成

重脩賢嘗謂翰林實文學侍從之臣非雜流可與景
泰間陳循輩各舉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
皆委靡浮薄之流一時無由而退至是上欲重脩通
志唯推擇進士出身者此輩遂知不當居此願補外
職賢乃言於上命吏部外除之翰林爲之一清按
永樂宣德以前翰林不拘進士出身方孝孺楊士奇
胡儼輩非進士而文學擅一時至李賢乃有此論豈
非時世之一變耶自時厥後特重進士科而翰林非
一甲進士及庶吉士不預內閣非由翰林不入迨夤
緣阿附以希進者則反不拘此格遂與祖宗時大異

矣。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庶人建文君之次子也。上復位之後，因思建庶人輩無辜淹禁，謂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左右或以爲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左右皆愧服。遂遣居鳳陽，令有司造房屋，給薪米器用，聽其昏嫁出入。未幾，庶人卒。自是懿文太子及建文君皆無後矣。二月朔日食。虜孛來寇陝西，總兵安遠侯柳溥禦之，敗績。閏二月，南京都督府都事倪敬卒，敬無錫人。舉進士，授御史，遇事敢言。景泰末，以災異

復設各邊巡撫官

類仍上敬天脩德六事。忤旨謫宜山典史。天順初遷
祥符知縣。改都事。從柳溥西征還。卒于官。年僅四十
有四人皆惜之。三月以陳文爲詹事。夏四月

復設各邊巡撫官。初石亨等以文臣提督各邊軍務。
武臣不得自逞。因請罷之。未幾邊徼騷然。上召李

賢謂曰。如今各邊革去文臣巡撫。軍官縱肆貪暴。士
卒罷弊。且曰。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紛以此爲不便。
今乃知其謬也。卿爲朕舉才能者用之。賢因請曰。遼
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此六處。湏人最急。上曰。
卿與王翱馬昂商議。惟選務在得人。於是議推十二

定六邊巡撫

人進呈。遂定浙江布政白圭任遼東。山東布政王宇任宣府。僉都御史李兼任大同。監察御史徐瑄任延綏。山西布政陳翌任寧夏。陝西布政芮釗任甘肅。俱以京官巡撫其地。上曰：武人所以惡文臣者。只是不得遂其私耳。在任者即遣使召還。馬昂以貴州賊情甚急。速請一人往理。遂陞白圭右副都御史。贊理貴州軍務。以太僕卿程信巡撫遼東。召守制山西右叅政葉盛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盛乞終制不允。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爲害。而兩鎮將官不協。各分彼此。討賊迄無成功。盛至請革兩廣守將。立總鎮于

梧州居中調度則賊可平矣衆是其策而不果行盛
不得已乃請益兵 上命都督顏彪率兵赴之盛與
彪協謀破賊砦八百所擒斬數萬人而還 按何喬
新曰葉盛巡撫兩廣合兵勦賊屬廣東叅議朱英督
察姦孽叅將范信以兵會勦大藤峽信利擄掠馳至
橫廉間誣宋泰永平等鄉居民皆賊屠戮殆盡又欲
併進城等鄉屠之以爲功英力爭其非辜且遣間使
請盛亟班師諸鄉民始免屠戮即此觀之則當時所
謂破砦八百擒斬數萬者亦未免屠戮平民如宋泰
永平等類者不知其幾矣盛被殺降之謗殆亦有由也

故曰兵者聖王不得已而用者也

會昌侯孫繼宗

弟顯宗家人私起厯肆專利以病客商事聞

上謂

李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賢對曰
若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乃命毀其厯肆家人
抵法顯宗姑免罪戒飭繼宗爲其弟乞恩上召賢謂
曰繼宗不知自責爲弟乞恩朕終不允賢頓首曰真
可謂王者不私矣 吏部左侍郎孫弘聞喪 上召
李賢曰孫弘豈勝吏部賢曰誠如聖諭蓋弘先以知
縣考滿赴京爲石亨鄉里囑留京官又因奉迎有功
陞工部侍郎復極力謀求得此士林鄙之上又恐其

謀奪情。即令守制。復召賢曰。吏部乃天下人物權衡。侍郎即尚書之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卿以爲誰可。賢曰。無如鄒幹。姚夔。上復問其優劣。賢曰。幹端謹。但規模稍狹。夔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上曰。然。以姚夔爲吏部侍郎。五月。徵處士吳與弼至京師。上謂李賢曰。與弼當授以何職。賢對曰。今東宮講學。宜授宮僚。次日召吏部。命爲左諭德。朝士皆驚。以爲布衣召至。一旦授此。與弼疏辭。上召入文華殿。問曰。特聘爾來。何不就職。與弼對以老疾。上曰。宮僚亦優閒。不必辭。於是賜以文綺羊酒薪米。命太監牛玉送至。

吳與弼不就宮僚

吳與弼漢之周黨樊英

館務令就職與弼具疏固辭賢叩其所以不就之故
與弼謂勅書以伊傳之禮聘之却以此職授之故不
受賢謂必欲如傳說爰館作相亦難不若且就官僚
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至與弼不從遂稱病留
邸兩月賢爲言於上復召入文華殿賜勅褒嘉賚以
銀幣允其所辭與弼疏陳十事上命有司月給俸米
以贍終身仍命行人送歸與弼復上表謝恩而去君
子謂其不受小官而窺卿相之位此漢之周黨樊英
所以不免於范升張楷之議也按與弼有文集行
世所載疏陳十事皆無所發明跋石亨族譜則自稱

吳與弼跋石亨族譜稱
門下士日錄每多說夢

吳與弼攀賢附聖

爲門下士其日錄所記每多說夢見文王孔子與朱
子復言夢孔子來訪朱子來訪如是者至再至三或
者謂其攀賢附聖伊洛諸儒未嘗有此先聖羨墻之
見周公之夢亦有感而偶一及之耳真積實會之驗
豈專在此哉就使在此亦何必屢聞之於人也漳
州布衣陳真晟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不報真晟初
治舉子業赴省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
歸自是不復科舉務爲主敬誠意之學至是詣闕上
書不報乃聞吳與弼名欲往見之行至江西見編脩
張元禎元禎謂曰濂洛之學自有真傳如與弼者不

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尋卒。按張元禎謂不可見不必見其不足於與弼者多矣。羅倫平生無一語稱與弼嘗投詩規之。蓋與弼嘗以弟奪其田褫冠囚首跪訟於府庭。元禎貽書切責之。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久竊虛名之語。時知撫州者番禺張瓚其事具在廣州志。張瓚傳中。尹直又謂與弼辭職歸。矜肆無復故態。羅欽順亦言其學一無所得。夫元禎輩皆其鄉人之善者。評論有如此惜哉。六月雲南總兵沐璘卒。沐瓚爲都督同知鎮守雲南。上躬理政務。凡天下章奏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召李賢商議。

可。否。且。厭。曹。吉。祥。石。亨。等。干。預。嘗。於。靜。中。召。賢。歎。曰。
 為。之。柰。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革。之。上。曰。非。不。自。
 斷。如。某。事。某。事。皆。不。從。其。說。但。依。之。則。悅。不。從。便。拂。
 然。見。於。辭。色。賢。曰。於。理。果。不。可。行。者。宜。從。容。論。之。上。
 曰。今。後。彼。欲。用。人。不。當。者。卿。亦。當。執。而。沮。之。賢。曰。臣。
 若。頻。沮。其。勢。必。怨。惟。陛。下。明。見。以。為。不。可。庶。幾。漸。能。
 革。之。上。曰。然。上。一。日。屏。去。左。右。召。李。賢。言。政。治。得。
 失。賢。因。言。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上。曰。何。害。賢。
 極。言。錦。衣。官。校。差。出。抄。提。罪。人。勢。如。狼。虎。所。至。貪。求。
 無。厭。有。司。不。勝。其。擾。上。曰。此。害。誠。然。今。後。非。大。故。

李賢極言錦衣
 官校差提罪人勢
 如狼虎貪求無厭

非大故不差錦衣

非大故不差錦衣
官校

李賢言韃官取來
不便

重事不差。既而左右貴近有譖賢妄言者，上因踈賢，復密察錦衣官校皆得其實，尤有甚於賢所言者，遂召其指揮戒之曰：今後差人敢有似前者，必重罪不宥。旬日復召賢待之如初。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順、權宦將往時，送去雲南、兩廣、湖廣等處韃官，盡數取回，物論沸騰，以為不便。李賢言於上曰：韃人非我族類，自古為中國患，前已送之遠方，今復取來，甚是不便。聞此類在彼住定，亦不願來。上曰：吾亦悔之。初取時聽其不願最善，若後願去者仍從之。秋七月，以宣城伯衛穎鎮守甘肅，南京刑部尚書薛

得耿九疇操行不易

苑天順二年上獵南

希璉卒耿九疇為南京刑部尚書先是九疇降江西

布政尋轉四川上一日對輔臣論人才言九疇去非

其罪李賢對曰九疇操行誠不易得未幾召至京為

禮部尚書上憐其老改南京刑部曰遂卿優閒八

月 九月 副都御史林聰捕江淮鹽盜 冬十月

上校獵南苑苑在京城南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

苑中有按鷹臺臺旁有三海皆元之舊也本朝闢四

門繚以周垣獐鹿雉兔甚多海戶千餘守視自來樂

定都以來歲時蒐獵于此亦所以訓武也是日上親

御弓矢命勳戚武將應詔馳射獲輒獻之既畢賜酒

饌以所獲分賜從臣而歸

鷹坊司內臣奏乞出外

饌以所獲分賜從臣而歸 鷹坊司內臣奏乞出外

採獵 上不許復固請上曰爾輩欲出獵但不許擾

害州縣既出外不能獲一禽有司懼其威斂之於民

聚鹿獐兔雉而獻之內臣以爲出獵所獲遣人預進

上令人密訪某州若干某縣若干皆得其數候其至

各杖而黜之 十一月 罷冬至宴初聖節及冬至

例宴羣臣於奉天殿 上謂李賢曰節固當宴不惜

所費但殺牲畜太多尚有正旦慶成一歲四宴朕欲

減之如何賢曰大禮之行初不在此陛下減之亦是

由是每歲二宴至於正旦亦或不宴惟慶成一宴歲

不缺云 虜酋孛來寇延綏守將都督僉事張欽連
戰敗之進都督同知命佩征虜副將軍印總延綏慶
陽諸路兵先是也先以殘虐爲其部下哈刺所殺哈
刺復爲孛來所殺諸虜酋迭爲雄長自相讐敵久之
始定於是孛來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等相繼入寇
東掠延寧甘涼西侵宣大北邊無寧歲矣 十二月
左都御史羅通致仕

天
順
卯

三年春正月 二月 遣使使朝鮮及建州女直先
是朝廷諜聞建州酋董山潛結朝鮮命巡撫遼東都
御史程信譏察之信使自在州知州佟成詐以他事

廉其境上得朝鮮授董山爲正憲大夫中樞密使制書還報信具以上聞請乘其未發遣使往問之可伐其謀上乃命給事中往朝鮮錦衣譯者往建州兩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各上表貢馬謝罪擢山東左布政使陸瑜爲刑部尚書定遠侯石彪下獄死彪魁梧驍勇景泰中頗立邊功遷都督爲大同游擊天順初以石亨故累進封侯彪性凶暴貪狡包藏禍心謀鎮大同邀人奏保朝廷覺其有異遣人廉察果皆虛詐言官交章劾之遂逮繫詔獄論死禁朝臣交通初石彪事發言官密奏且謂恐有漏泄

於彪者 上召李賢曰羣臣黨惡如此不可不戒賢
 曰誠如明旨乃勅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無故不許
 往來近侍官不許造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然於是
 朝臣肅然交通之弊始息 三月 夏四月 五月

致仕南京國子祭酒陳敬宗卒年八十三敬宗慈谿
 人容儀端整步履有則德望文章名聞朝野官太學
 二十餘年矜嚴好禮約束諸生時北監祭酒李時勉
 亦以師道自立時稱南陳北李云 六月 七月

南陳北李

八月 命三法司霜降後會官錄囚 九月 石亨
 奉朝請謫吏部侍郎孫弘為大理通判以姚夔為吏

部侍郎。冬十月，石亨貪恣日甚，賄賂公行，強預朝政。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張其威。子姪厮養，勢熾燠灼。天下寒心，而亨恬不知戒。上干天象，彗出星變，日暈數重，累月不息。蓋羣陰圍蔽太陽之象也。時亨門下有瞽目指揮童，先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謂天意有在。促亨舉事，亨信之，乃與其黨盧旺、彥敬、杜清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充遊擊將軍，異日命彪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北塞紫荊關，東出山東，據臨清，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疲。」遂議以盧旺守裏河一帶。是年春，虜寇延綏。

石亨童先坐死

命亨帥師禦之童先力贊亨成前謀亨曰爲此事不
難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週爲之未晚也童先曰時
者難得而易失也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
私罵曰這厮不足幹大事亨師無功而還已而石彪
事發罪連于亨上初念其功累宥之惟罷其兵權
命以本爵歸第未幾家人傳說怨謗遂露其不軌之
謀於是下亨獄死其黨童先等皆坐死李賢曰石
亨罪惡貫盈神人共怒一旦除之當時若以石彪鎮
大同誠爲可懼且在京武官多出亨門下而亨又握
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其禍

可勝言哉。今辨之於早，除此大害，非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而亦祖宗在天之靈，有以默相之。又曰：天順初，以迎駕爲功者，大開賄賂之門。在朝文武之士，靡然從風，奔走其門，惟恐或後。以財寶先投者，先得美職，無復論才之賢否。風俗大壞，不可勝言。上亦極知其非，但復位之初，附而從之。明年稍自振作，十從其四五。又數月，十從其二三。又明年，凡百自斷其賄賂之門，徒開而已。初時有美要職事，一缺謀之如蠅聚腥，爭欲得之。自後缺雖多而謀之者無一人。蓋用人之柄在上，權貴不與焉。雖欲賄賂，何所投乎。

李賢論奪門非
順

向日奔競之風一變而為恬退之習可見士風之振
否係上人何如耳天下氣候關於朝廷驗之果然

上一日從容與李賢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對曰迎
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况景泰不諱陛下宜復
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羣臣誰不願請何必奪
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為非順幸賴陛
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
足惜不審置陛下于何地新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
方悟此輩非為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曰臣
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其謀者臣不從以

臣愚見。若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攘。雖欲陞賞。以誰爲功。老成耆舊。依然在職。豈有殺戮降黜之事。致干天象。而羣小之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賂。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擠排之患。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爲尤信。上曰然。

十一月 南內離宮成 十二月

天順
順辰

四年春正月 天下諸司官吏朝覲至京 上召李賢謂曰。朝覲之弊。不可不革。賢曰。誠如聖慮。即出榜禁約。不許與京官交通。餽送土物。亦不許下人挾讐。

告害由是肅然不犯上曰黜陟之典亦當舉行賢曰
此祖宗舊制時吏部都察院退其不職者數百人旌
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者布政以下賈銓等十人賜
以衣服楮幣禮部筵宴命太監牛玉及李賢王翱待
宴隨於其中召布政蕭暄為禮部尚書賈銓為副都
御史先時吏部舉銓為戶部尚書上問李賢何如
賢以銓貌不稱名乃別求之賢以巡撫山東副都御
史年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上亦以為然左右不悅富
者甚衆謂賢曰上不喜此人不宜再舉一日上召賢
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

苗衷卒

悅者衆，愈見其賢。上曰：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悅者？遂召用之。二月，令冒報迎駕功陞官者，俱自首改正。時法司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上召李賢曰：此事恐驚動人心，賢對曰：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報陞職者四千餘人，盡自首改正，致仕尚書學士苗衷卒。議諸王出閣讀書。上皇嗣六長皇太子次德王，次秀王，次崇王，次吉王，次徽王，後秀王國絕。會試天下舉人，以學士呂原尚寶少卿兼脩撰柯潛爲考試官，取陳選第一。時舉人不中，有怨考

李賢對考官無弊

官者以李賢弟李讓不中謂賢亦怒考官遂鼓其說
奏考官校文顛倒宜正其罪上疑之召賢問曰此舉
人奏考官弊何以處之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無弊
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上乃命禮部會翰林院
考此舉子荒踈且其人狂妄遂枷于部前羣議方息
三月 殿試賜進士一百五十人得陳選張元禎
張悅劉健周經黃孔昭 召耿九疇爲南京刑部尚
書軒輓爲左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石亨旣死 上
每念九疇輓爲人廉正不易得故復相繼召用 夏
四月 五月 靖遠伯王驥卒年八十三贈侯謚忠

王驥卒

敵一則安撫人民二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久停會
兵部奏欲遣將統京軍赴大同殺賊上曰緩不及事
徒勞人馬駐關之說可行於是遣都督顏彪領兵赴
紫荆關馮宗領兵赴倒馬關然此虜已有所獲見我
軍不動去而復來遂復勅二關之軍赴鴈門人民恃
此以不恐旣而虜亦引去 九月 寧夏總兵都督
張太破虜於東壩 冬十月 上御西苑閱將臣騎
射令三營管操侯伯都督以下皆騎射以三矢爲率
上親按籍記中矢多寡賜鈔有差旣而試御馬監勇
士亦如之有畏避不趨事者罪黜之自是將士咸加

警畏知所奮勵 命右僉都御史韓雍巡撫大同雍
在都察院時錦衣指揮劉敬因石亨連坐有謂敬曾
邀亨至直房同飯欲坐朋黨雍曰律之本意謂交結
朋黨紊亂朝政者今敬與亨交而非亂政况亨得志
時誰不蠅聚其門若以一飯即坐此罪則曾赴宴會
者何以罪之衆以爲然敬得輕坐 十一月 閏十
一月 禮部右侍郎掌欽天監事湯序下獄降爲太
常少卿仍掌監事時望後見月食欽天監失於推算
不行救護 上召李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乃
失於推算如此因言湯聚掌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

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曲爲解說甚至書中所載不祥字語多自改削而進惟遇天文喜事却詳書以進且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脩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爲臣盡忠之道賢曰自古聖帝明王皆畏天變實同聖意序若如此罪可誅也於是下序獄降職 召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史崔恭爲吏部右侍郎恭廣宗人剛廉有爲嘗知萊州府值歲旱蝗恭親督捕發郡縣倉勸富民粟賑之民賴以全活在萊六年屢辨冤獄遷湖廣右布政威惠大行巡撫蘇松時有清軍御史郭觀持法過刻崑山縣有一人涉

誣連逮充軍者至二十四人欲訴寃於恭或謂巡撫
與御史各領勅行事訴之無益或謂在京刑部都察
院獄情必大理寺評允無礙方敢決斷御史在外行
事刑獄苟有寃抑伸理平反非巡撫而誰於是往訴
於恭果爲平反二十四人皆復爲民先是有提學歐
御史校士不公被黜者相率訴于前巡撫李秉不爲
理恭繼至諸生復往訴恭一一親試之移文提學覆
試仍送入學不數年有出鄉試者有登進士者南畿
巡撫自周忱之後恭爲特著云 十二月 以王恕
爲江西右布政使

順天
巳辛

五年春正月

廖莊為南京禮部右侍郎

二月

錦衣衛指揮緝江西弋陽王敗倫事涉虛

上召李

賢曰宗室中豈願有此醜事彼初咸以為實今却謂

無以此觀之其餘所緝枉人多矣賢曰誠如聖諭上

因言法司明知其枉畏避此輩不敢辯理賢曰乞自

今詔諭法司但有枉者悉與之辯不許畏勢避嫌上

曰然遂召法司戒飭之賢曰清平之世若刑獄枉人

實傷和氣陛下明見如此斯民幸甚 三月 夏四

月 以程信為刑部侍郎 南雄知府劉實卒實字

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未嘗投足權

劉實

門。自陳才薄親老乞教職不允。授金華府同知廉操直節。不與流輩伍。擢順天治中。景泰中召脩元史。筆削任心。無所屈遜。陞南雄知府。南雄當嶺南孔道。商稅鉅萬。實止稅十之一。餘斥以寬商賈。僅足公賦。不私一錢。中貴使嶺外。至南雄。意得重賄。不遂。實入見。輒加呵辱。郡人擁實竟出。中貴去。至韶。聞實節操。懼將不免。急馳奏實抗毀使勅。大不敬。詔逮實。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歷官三十年。未嘗以家累自隨。餐粗衣敝。唯圖爲國養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上亦漸聞實名。不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

實喜著書中夜有得如獲至寶燃燈起書平生清苦君子謂其與古范丹李及無異云 上謂李賢曰今

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且軍官俸一季關銀

十四萬餘兩柰何賢對曰自古國家惟畏冗食今一

衛官有二千餘員者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宜令兵

部漸調出外却以軍補其缺以省冗費 上曰此時

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無事然使其不覺可也

上頷之賢又言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

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安着矣自古有軍功者

雖金書鐵券誓以求存而子孫犯法即除其國豈有

天順五年大明一統
志成

曹吉祥曹欽作亂

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供俸應役。民必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爲之。

大明一統志成凡九十卷。五月。江南北大水。六月。虜酋孛來寇河西甘涼莊浪等處。總兵仇廉敗績。虜益猖獗。關中震恐。乞大軍勦殺。遣懷寧伯孫鏗帥師禦之。以兵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

秋七月。太監曹吉祥及其姪曹欽作亂。吉祥在正泰間。屢領兵出征。麾下多達官。結以恩惠。收爲腹心。天順初。呼召此輩迎駕。俱陞峻秩。石亨事發。冒功者俱革去。此輩仍爲吉祥所庇。如

故吉祥初以迎駕爲功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賣官
鬻獄瀆貨無厭上初不得已而從之後不能堪稍
踈抑之吉祥輒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恩
之人謀爲不軌會馬昂孫鏗統兵往甘涼殺賊期七
月二日早辭朝欽與吉祥約就乘是日殺馬昂孫鏗
因擁兵入宮爲亂吉祥居禁中爲內應幸而都指揮
完者透亮風聞異謀時漏下二鼓詣長安門通孫鏗
等潛報於內直先執吉祥將禁門嚴閉欽兄弟與諸
同惡者不知其謀已洩乃詣錦衣衛指揮逯杲宅前
遇杲方出斬其首碎其尸蓋杲亦吉祥所恩之人朝

廷委任行事嘗緝欽過惡欽所最恨者故先殺之然後分布諸惡於各禁門待開擁入欽兄弟四五人俱在東長安門李賢四更時到朝房聞捨馬驚亂以爲出征之軍及入房聞呼錦衣衛指揮焦壽郭英等拿住俄又呼尋李學士賢方恐未省何事即出至門見披甲持刀者數人中一人砍賢一刀又擊背一下適曹欽至見賢不忍殺執賢手曰無恐叱持刀者退謂賢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駕復位今被逐杲潛毀反欲相害提杲頭示賢曰誠爲此人激變不得已也賢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旣除此害即可請命欽

曰就與我寫本進入即令人挾賢至吏部朝房尚書
王翺處就紙筆寫成賢拉翺同行於門縫投進欽見
門不開乃舉火焚燒復欲殺賢令持刀者同賢尋尚
書馬昂幸翺等解之及天明欽上馬呼衆馳往東安
門又令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賢翺等復解之忽
孫繼宗孫鏗領官軍襲而圍之賢乃得脫時恭順侯
吳瑾左都御史寇深各率軍逆擊俱被殺死至晚大
雨官軍圍欽等於其家盡誅之賢被傷在吏部慮脅
從者不寧即上疏請急宣旨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
之心是晚 上出御午門朝百官下高祥等于獄皆

曹欽妻父賀三老
獨免

伏誅籍欽等家以賞將士。餘黨並流嶺南。追封吳瑾、
梁國公、謚忠莊。贈寇深少保、謚莊愍。孫繼宗加太保。
孫鏜進封懷寧侯。馬昂、王翽、李賢並加太子少保。進
完者禿亮為都督。餘將士陞賞有差。京師有賀三
老者。曹欽妻父也。先是見欽聲勢日盛。絕不與往來。
欽嘗欲為求一官。力辭不可。及欽敗。凡姻親誅竄殆
盡。三老獲免。八月。起前都御史王竑、叅贊甘涼
軍務。時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大軍未可輕出。李賢
請起用竑。俾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督兵禦虜。竑等
至邊。虜引退。以大理寺卿李賓為右都御史。時寇

深被害舉代深者李賢首薦南京刑書蕭維禎上

曰此人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嘗力薦之非端士也

乃用賓以擒逆賊詔示天下布寬恤開言路時李

賢上言曹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

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又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

路者或設敢諫之鼓誹謗之木以導之或舉旌獎賞

勞陞用之典以勸之猶慮其訥默自保或設不言之

刑以懼之聖帝明王其惓惓求言若此者惟恐不得

聞其失也惟姦邪之臣惡其攻已必欲塞之以肆其

非由是覆宗絕嗣陷于大僂而不悟矣上曰此吉

祥石亨張軌楊善輩實爲之。今宜列之於詔。咸使聞知。先是御史張鵬楊瑄以言獲譴。權姦遂肆行無忌。相繼反逆。故賢以爲言。乃降此詔。言路始開。賜馬昂玉帶及繡金麒麟服。昂初附曹吉祥。嘗薦曹欽。得管大營禁兵。至是以誅欽有功。因得掩其薦欽之罪。自是寵待特厚。賜賚無虛日。時謂昂有福相。雖附吉祥而獲免云。擢吏部郎中萬祺爲太常寺卿。祺江西南昌人。少遇異人相之。曰有仙骨。否亦極貴。因留一書與之。乃祿命法也。於是研精以卜。公卿貴人多竒中。景泰間。以吏胥辦事吏部。衆竒其術。授鴻臚序。

萬祺祿命法受於異人

班進主簿及召見有言輒驗賜以白金綵幣既而景
泰不豫有議召襄藩者石亨以問祺祺曰皇帝在宮
奚事他求刻期復辟與全寅筮占及徐有貞迎駕觀
象合上旣復位召見文華殿即日擢驗封主事累
進員外郎郎中曹欽反執王勛李賢時祺在旁欽問
之對曰公勿負國家宜以死上謝則自求多福又徐
謂曰尊翁碑文非李公筆耶公當勿忘欽俛首其兄
鐸曰萬君言是也王李二人獲免事平上聞而壯之
召祺賜宴勞陞太常卿上與李賢論人才及工部
尚書趙榮賢曰此人可取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

趙榮忠義凜然

放岳正原籍為民

逃避况兵非已任誰肯當先惟榮獨披甲躍馬呼於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於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豈能及上曰是忠臣也初正統末也先奉乘輿入寇京師時虜情叵測人心洶洶趙榮時為中書舍人獨請往迎學士高毅壯其志解所束金帶贈之至是又滅曹賊二事忠義凜然一時鮮儷放岳正原籍為民先正既謫戍上海語及輒曰岳正到好只是大膽至是曹石敗上思正言乃放還為民正嘗隱括上

語題其畫像。誓將之死而靡憾也。甘肅總兵宣城

伯衛穎破西番兵于涼州。都督毛忠爲虜所圍。穎提

兵往救。全師而還。九月朔日食。冬十月虜酋

阿羅出渡河入套。寇延綏河套。周迴三面阻黃河。土

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

至寧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至邊牆。北至黃河。遠者

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

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

爲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之外。元東勝

州。在受降城之東。國初虜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

正統以後。浸失其險。虜始渡河犯邊。鎮守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城。創緣邊一帶營堡墩臺。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為嚮導。因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為邊境剝膚之害矣。十一月

上召李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曰。此輩放縱。既見吉祥敗。稍收斂。近又放縱。朕每戒之曰。汝等不可如此。即如吉祥非無功勞。一旦犯法。誅極無遺。且朕在南城時。汝輩如何。今日得志。却又忘了。朕今復位。

五年矣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此等言語常時告戒卿豈知之又曰朕一日之間五鼓初起拜天畢即拜八廟出則視朝退朝母后畢復親政務司禮監奏䟽一一自看既罷進膳飲食隨分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俱從便雖着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鐘鼓司承應惟時節奉母后方用無事亦不觀聽賢曰如此節儉益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百姓自然富庶上曰雖然卿當勉輔朕躬 令天下生員年四十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肄業先是宣德中令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送監以後間一行之 十二月 征夷

將軍都督顏彪都御史葉盛討平兩廣諸蠻

天正
順

六年春正月 虜酋共立脫思爲可汗 二月 復

設提學憲臣以黃潤玉爲廣西提學僉事時以學政

衰弛命廷臣舉有學行者督之楊士奇以潤玉薦遂

命之 三月 陝西管糧通政司叅議尹旻奏賊退

河開軍馬衆多人民供輸困極請乞罷兵議者懼有

後警言難之李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不可久暫則爲

壯久則爲老且達賊在邊安能保其不來侵犯若慮

其復來不可退兵更無休息之時今陝西人民困極

若不趨河開之時暫退軍馬寬其供給人民愈加逃

知蘇州林鶚易文
廟塑像為木主

竄糧草既缺大軍亦難駐劄况今年不得耕種明年
愈乏糧草寧可暫去暫來不可久留在彼庶使民得
乘閑耕種日後或再用兵不致悞事此時莫若令彼
處官軍且耕且守調去軍馬俱令回還只留文武官
各一員提督彼處城堡軍馬庶為允當上命廷議從
之 調鎮江知府林鶚知蘇州時蘇學廟像歲久多
剥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脩飾鶚曰塑像非古我
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者猶
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
像為疑鶚曰此土泥耳豈聖賢耶孔子生於佛教未

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泥像哉於是併易從祀諸賢
皆爲木主 夏四月朔奉天門奏事畢上起召禮部
尚書石瑁瑁疾出班趨走欲上右階鴻臚寺官呼止
方轉回御道跪承旨授勅選妃朝罷上召李賢謂曰
石瑁動止失措如此如何爲禮部尚書賢曰宜令其
自退因薦戶部侍郎張睿代之賢即報瑁疏乞致仕
上見瑁疏不忍其去曰瑁爲人篤實豈可因此小失
而退命太監牛玉吏書王翱與賢議留之陞張睿爲
戶部尚書仍管糧儲命下士論重瑁而疑賢賢曰若
非先報瑁求退上意未可測也 五月 六月 國

王直卒

子祭酒劉益下錦衣獄 秋七月 八月 內閣學

士呂原以憂制去位 九月 皇太后孫氏崩尊謚

曰孝恭章皇后 少傅吏部尚書致仕王直卒年八

十四贈太保謚文端直致仕後嘗言西楊不欲與予

同事內閣出予理部事當是時不能無憾於西楊若

使在內閣丁丑正月當坐首禍能免遼陽之行乎說

者謂直在翰林侍從三十餘年爲冢宰十六年躋三

孤登一品八十而後致仕而猶致恨若此此其所以

屈節於王振而致中書舍人何觀有阿附之劾委靡

於景泰之易儲而徒頓足於私室也 以項忠爲右

呂源卒

呂源守正持重

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先是忠為陝西按察使適陝饑
 忠不待奏報輒發倉賑之民感其惠聞繼母喪軍民
 詣闕乞留詔奪服返任至是徵為大理卿陝人復赴
 闕借留乃有是命 冬十月 十一月 呂源卒贈
 禮部左侍郎謚文懿原與李賢同在內閣賢通達應
 酬原守正持重故爵位所至不同亦可為時事一慨
 云 毛里孩阿羅噶孛羅出入居河套 十二月

浙

呂京字五卦重

呂京卒

館

云四 手里好門羅幽字羅出人呂氏全 十二日
 晒京字五卦重姑留廿九至不同亦何為執事一
 甄陪式卦酒歸文蓋京與李贊同并內閣賀魚封甄
 關前留以百是命 冬十月 十一日 呂京卒
 昔關子留臨奪銀或并至是為大野映刺人封
 忠不封奏辨發食親之男其惠開繼世發軍男
 福潛嚇史巡無刺西去是忠為刺西封察封刺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藏書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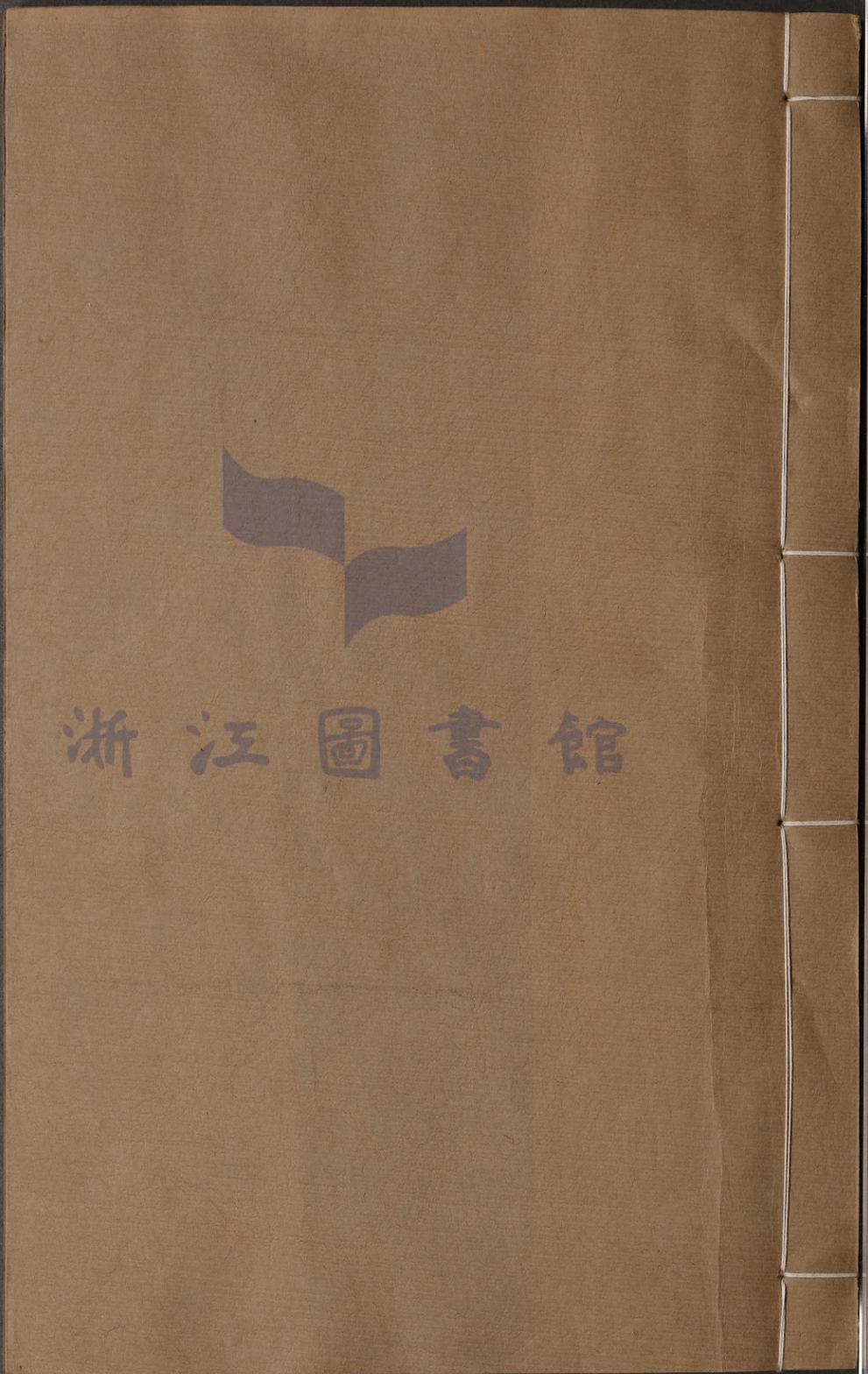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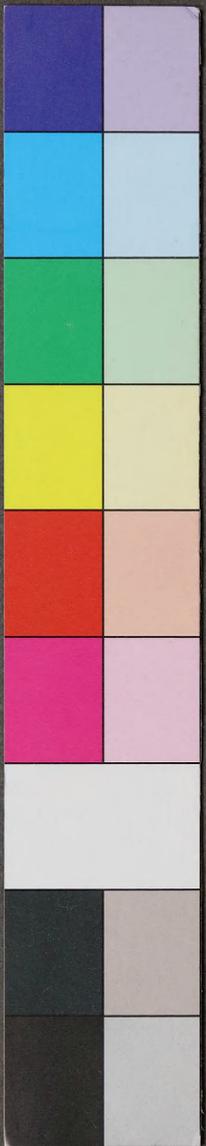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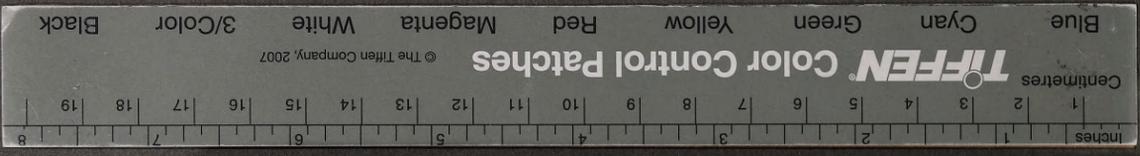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 登記號：030017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